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八編

科

學

家

庭

卷

下

商務印書館印行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甲 集  
十二册

## 文 藝 叢 刊

定 價  
四 元

談通俗教育。宜改良小說與戲劇。欲改良小說。戲劇。宜先明其事之歷史與經驗。本集叢談叢考各書。對於詞曲新舊劇。及新舊各種小說。莫不窮究源委。融會中西。實為並世無兩之作。謎話兩種。尤能益智。畫史一種。足以廣見聞。全部十二册。業已完全出版。茲將分册價目列下。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讀畫輯略 一册 四角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橐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邃漢齋謎話 一册 一角

# 催眠術秘訣



## 催眠術講義

會稽山人編 一册 五角

催眠學居心理學中之一部。醫道均有莫大利益。欲知斯可不先讀此書也。

## 催眠術獨

鮑芳洲編 一册

本書提要鉤元。精心采輯。且大家催眠術施術之要項。無解說。更繪圖以證明之。尤便

## 商務印書館

加 合 小 育

丙(891)

中華民國八年一

(科學家庭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天笑生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東昌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科學家家庭卷下

## 第六章

算學同志會跳舞後數日。萊蒙往亞來朗路訪勃臘台君。當跳舞之夕。萊蒙滿擬與柔麗愛脫藉圖良晤。不幸是日彼姝適患腹疾不能離牀。萊蒙見意中人久不蒞會。數日希望全成泡影。懊恨之狀不可言喻。繼又思之意中人雖未蒞止。而勃臘台氏兄妹已聯袂而來。曷不與之談以探柔麗愛脫之意。向乎顧來賓與萊蒙周旋者頗衆。萊蒙尙無餘閒。作此密談。久之忽又見長官數人策肥馬。駕高車御華服。綴肩章轟然而來。賓客無不屬目。萊蒙乘衆人精神外馳時。勃臘台君與其妹入一室。隅此處爲府中僻地。罕有人至者。三人接膝密談。萊蒙初則談昔日與勃臘台君同校肄業時之情狀。并憶及勃臘台君之父。其

教授法高出儕輩。己之科學知識實由彼發。其端卽其父郭裨馬野君亦深致其感激之詞云。吾兒萊蒙之所以能有今日者。勃臘台君教授之力也。繼論魯意。勃臘台保祿之妹名魯意才脫其小名也譯者註之學業并詳詢考入散佛爾大學之試驗成績談

論方酣。忽聞鈴聲。知跳舞已畢。三人遂握手作別。萊蒙私念柔麗愛脫事尙未詢及。則余之事未畢。他日當訪勃臘台君於家也。柔麗愛脫一病經旬。醫家以爲巴黎氣候太寒不宜於腹疾。當往南方溫暖之地以資休靜。柔麗愛脫遂離巴黎而婚。姻事亦擱置不談。俟來年春初再作計議矣。然萊蒙心中固無時不念及此事也。急欲詢之勃臘台君。遂於跳舞後數日卽往訪之。

亞來朗路居民繁盛。街市喧闐。路踞紅山之麓。爲巴黎古城之附郭鎮。勃臘台家所居之屋形式樸質。而建築頗古。蓋唐番華歇陸礮臺之遺構也。門外蹲一大石獅。圍以鐵柵。若鳥籠狀。柵門則有人司其啓閉也。勃臘台君之家事一老

嫗主之。此老嫗卽撫養保祿與魯意者。當萊蒙來訪時。老嫗適外出。保祿亦未歸。家中惟魯意。在是時。魯意適於黑板上解一習問。黑板卽懸於膳堂之窗前。居室狹隘。彼等卽以膳堂爲脩業室也。習問解決畢。忽聞鈴聲。知有客至。遂啓門。延萊蒙入膳堂。并爲其兄謝晚歸慢客之罪。且請萊蒙少坐以待之。萊蒙入室。見屋雖不廣。而陳設頗清潔。油漆器具潤澤。有光。几案無雜物。陳列銅器數事。明亮若鏡。窗格玻璃皎潔。無塵埃。雖至微之物。無不位置得宜。洗去垢穢。萊蒙行至黑板前。卽止步。蓋科學家見滿書號目之黑板。若美人之見鏡巧匠之見雕琢品。未有不屬目者。萊蒙趨近黑板。凝神以察之。魯意頃所解者。爲代數習問。校中所授之日課也。題雖不甚艱深。然解之亦頗繁重。黑板滿列單項式及多項式。由此演算。事倍而功半。非簡術也。萊蒙正其目鏡。靜觀良久。欣然若有所悟。呼曰。得之矣。得之矣。得之矣。得之矣。乃顧謂女郎曰。女士。此法太累贅。不易畢事。

且易誤魯意趨而前兩頰微頰以所演習問爲算學家所見殊愧慙也答曰此法乃校中教員所授故以此演之耳萊蒙曰此題以台甲脫法台甲脫爲法國大算學家譯者註馭之卽簡易直截鄙人試爲女士演之女士願聞之乎魯意曰固所願也特不知能領悟也否耶萊蒙曰此最淺顯女士聞之未有不明者何謂台甲脫法卽以形像表方程之法也今世習用之圖解法其要義不外以線表數目以形表方程卽台甲脫法之苗裔耳萊蒙語畢卽取布拭板拭畢置布於暖爐擇一粉筆畫線於板而解釋之魯意凝眸以觀不敢聲息覺幾何製圖之法神奇不可思議數忽成線線又爲數令人目眩魯意是時若有一新世界湧現於目前山河城郭皆呈怪狀歡樂不可言喻至萊蒙則頗驚魯意天資之聰穎遂任性講解滔滔不竭久之覺所語太深不合魯意程度戛然中止然魯意已領會其大畧矣卽從而畢其說又爲之立一結論焉由是可見魯意於算學有夙慧可不

勞思索而得。萊蒙爲之讚歎不置曰。女士眞算學才也。

兩人討論已畢。默坐片時。以舒呼吸。鈴聲大振。保祿自公司中返矣。保祿進見萊蒙。魯意卽退。萊蒙曰。頃者與令妹談。渠天資聰穎。長於算術。君父有知。亦當含笑於九原也。保祿笑而答曰。君毋謬譽。舍妹之略知一二者。爲貧所逼。不得不力學。爲異日餬口計耳。保祿以舊同學之光臨。爲無上之榮幸。且彼於科學。素致其崇敬。平日有以此事見告者。彼無不悉心聽受。幼年時志頗壯。彼固以科學家自期許者。今見萊蒙學成名立。負一時之望。談論間深致其欽敬之意焉。而萊蒙見其學友譽之不置。且見其科學知識遠不如己。侈然自大。覺科學家之尊榮。浩無涯涘也。然談論僅數語。保祿已知其命意之所在。心中大震。若有物擊之。以爲柔麗愛脫之婚事。彼絕未措意。彼視柔麗愛脫。恆若服短裳。跳躍歡笑之童孩。待之若同胞之弱妹。不敢存一非分之念。蓋兩家貧富判若霄。



壤。婚。事。必。不。能。成。也。今。聞。萊。蒙。欲。求。婚。於。倍。爾。柔。家。對。於。柔。麗。愛。脫。之。愛。情。蘊。釀。於。胸。中。而。不。敢。發。者。不。覺。曝。露。嫉。妬。之。心。油。然。而。起。仇。視。萊。蒙。之。念。不。能。自。制。遂。自。思。曰。嫁。一。傲。慢。寡。情。不。明。世。務。之。子。如。萊。蒙。者。豈。柔。麗。愛。脫。之。幸。福。耶。保。祿。與。萊。蒙。同。學。相。識。時。萊。蒙。之。年。已。屆。性。情。顯。露。之。期。終。身。之。品。行。皆。可。於。此。時。決。之。萊。蒙。在。校。離。羣。獨。立。絕。不。與。同。學。諸。人。相。往。還。若。不。屑。與。之。爲。友。者。偶。有。人。涉。其。室。明。日。卽。不。敢。復。往。意。念。中。彷彿。見。門。限。增。高。幾。許。也。彼。於。他。人。之。間。未。嘗。不。爲。之。解。釋。未。嘗。不。爲。之。討。論。指。示。然。其。講。論。時。每。露。驕。矜。之。色。其。本。意。不。在。誘。掖。其。友。生。而。在。表。示。其。博。學。故。講。解。雖。勤。而。人。不。以。爲。德。萊。蒙。之。不。見。悅。於。衆。人。有。若。此。者。然。萊。蒙。娛。樂。時。則。情。形。又。大。異。冷。淡。傲。慢。顧。瞻。深。沉。之。博。學。家。頓。變。爲。活。潑。嬉。戲。之。童。子。見。者。無。不。驚。愕。以。爲。今。所。見。者。非。昔。日。之。萊。蒙。得。無。誤。乎。萊。蒙。性。情。之。善。變。有。若。此。者。然。保。祿。深。知。之。當。出。李。克。幢。部。園。

而遇是人。猶憶及之。是時萊蒙則握手爲禮。頗致殷勤。且邀保祿至家。促膝暢談。若深以七載契闊之故友。爲至樂者。保祿私自念曰。萊蒙固篤於友誼者。此余昔日所未知也。及此次來訪。聆其言論。恍然悟萊蒙之致殷勤於彼者。爲利益之相關耳。欲探倍爾柔女士之消息於彼耳。握手爲禮。登門訪謁者。爲婚姻耳。鄙薄萊蒙之念。不能自己。復私計曰。此人烏可爲柔麗愛脫之偶乎。夫萊蒙門第清華。名號顯赫。以此炫於廠主之前。倍爾柔君爲所惑。而訂婚焉。亦事之未可知者。然於萊蒙之間。僅以謹嚴之詞答之。以爲魯意。處事慎密。柔麗愛脫雖以祕密事相告。決不肯宣之於外。卽已於主人女之婚姻事。亦不敢有所參預也。萊蒙尙未知其友蘊蓄之意。惟怪其答語之淡漠。大缺所望。遂畧談數語。匆匆作別。出門取道阿薩司街。自思自語曰。余教導其妹。不遺餘力。其妹得此新術。考試時不患不出人頭地。而保祿顧不以友道處。余豈非事之至不平耶。

快。快。若。所。失。

萊蒙雖時憶及此久之亦於保祿落漠之情態逐漸遺忘而所存於腦際者惟與女郎小立板前討論算學之一段佳况耳彼頗憾散佛爾教員之失教以魯意之才當授以高深之算術而惟授絕無興味之考試問題魯意天資卓絕尤長於算善教之所造當不至是也萊蒙因此幻想遂牽連致念於魯意之身世以爲三載後彼畢業於散佛爾大學可望得一位置然以彼家世僅能偶一教員則將棄其家室子女而肩任教務竭畢生之力謀薪水以贍其生不暇任撫養之職享天倫之樂豈不大可悲耶以魯意之美麗聰穎偶叨天幸得一快婿使彼無衣食憂專心教子以其餘間復與當世之名媛淑女上下其議論則詎非彼之幸福乎萊蒙念至此不覺侈然自得曰魯意得婿若余想可以無憾矣繼又思兩家門第懸殊此事必不能成亦遂捐棄不道然死灰復燃數日後又

念及之。

女郎立黑板前演習問時無婦人羞怯態而萊蒙則適於是時賞其美麗也始則見其兩眸子黝黑而光明射於己之兩目繼則見五官位置之得宜兩頤顏色之嬌麗而軀幹又相稱服百色衣萊蒙每一憶及神情搖曳不能自持萊蒙屢欲驅此幻想而勢有所不能久之此幻想遂大書深刻於萊蒙之腦中幾於頃刻不忘當是時萊蒙念茲在茲對李克幢部之大廈不復致念於未婁思之光學而過甲巴之雕像亦不復追思昔日所習之天文矣。

萊蒙僅有一策足以排悶卽復致其愛情於柔麗愛脫而促其母速往議也郭裨馬野夫人甚悅其子之妙於擇婦故卽發一書致茄特利夫人詢問柔麗愛脫之近况茄特麗夫人見其妹之婚事漸相接近不勝欣悅卽郵覆一書云妹病已愈下星期卽返巴黎自後兩家遂訂於教皇誕節之次日兩少年赴陸馬

雅家跳舞會。因以相見。此議甫定。忽遭一意外事。預定計畫。仍復破壞矣。此不幸事維何。卽陸馬雅夫人之伯父忽暴卒也。彼爲台格落氏國中望族。而逝者。又爲科學聞人。故科學院中。爲之制喪服。以誌哀悼。陸馬雅家之跳舞會。不得不中止矣。

屆期。萊蒙往陸馬雅家。聞此惡耗。不禁廢然若失。退時。且行且思。曰。機緣不湊。卽婚姻不成之兆。不如捨柔麗愛脫。而別求一相當之人。擁柔麗愛脫之。匿資者。頗不乏人。設法求之。亦非難事。且余胸中尙有一女郎。篤好科學。其天資學力。皆足使余欽佩。此人蓋最合余意者。萊蒙思念至此。勃臘台魯意美麗之容貌。又湧現於腦際。繼又自悔曰。余雖鍾情於彼。未知彼亦鍾情於余耶。且余家與勃臘台家門第太相懸殊。卽我兩人情投意合。亦豈能違父母之意。招旁人之訕笑。而締婚耶。以余家之門第。非擁豐厚之匿資。及具清華之族望者。烏足

與。余。家。偶。乎。輾。轉。思。維。將。成。癡。疾。當。是。時。春。光。晴。麗。明。媚。之。韶。光。照。耀。大。地。而。萊。蒙。若。未。覩。也。游。女。如。雲。御。春。服。以。逍。遙。而。童。穉。欣。忭。恣。嬉。笑。於。道。左。歡。樂。之。態。有。若。羣。雀。而。萊。蒙。若。未。審。也。彼。行。則。垂。首。攢。眉。蹙。額。若。重。有。憂。者。所。憂。維。何。不。能。自。解。第。覺。傍。徨。瞻。顧。胸。中。懷。疑。不。能。解。決。之。事。時。往。來。於。心。曲。耳。

萊。蒙。百。無。聊。賴。乃。誦。其。昔。日。所。著。名。句。以。排。遣。此。數。語。卽。萊。蒙。自。鳴。其。得。意。而。作。者。自。彼。視。之。此。數。語。聲。之。宏。若。黃。鐘。大。呂。光。之。耀。若。北。極。曙。色。萊。蒙。一。生。之。價。值。皆。以。此。數。語。表。之。其。辭。曰。科。學。家。者。一。國。之。選。也。藝。術。大。學。畢。業。生。者。科。學。家。之。選。也。工。程。師。者。藝。術。大。學。畢。業。生。之。選。也。層。累。而。上。萊。蒙。誠。選。中。之。選。矣。然。此。猶。未。足。以。盡。萊。蒙。也。蓋。萊。蒙。爲。科。學。名。家。之。後。裔。而。科。學。名。家。中。郭。裨。與。馬。野。爲。之。最。故。可。益。以。二。語。曰。以。科。學。世。其。家。者。工。程。師。之。選。也。郭。裨。馬。野。氏。者。科。學。世。家。之。選。也。

當是時塔司魯喬治亦自陸馬雅家出與萊蒙相去僅數武。萊蒙方神思瞽亂未見也。塔司魯則固見之。然不欲與之接談。駐足書肆前。翹首以望。佯若觀陳列之書籍者。以俟萊蒙之過。萊蒙既過。喬治乃行。

塔司魯亦頗致憾於台格落氏之暴卒。蓋彼滿擬於是夕與愛倫定婚也。前日已傾吐肝膈與之暢談矣。第於是夕請女郎告以維持道德。禁阻惡孽之道。愛倫必悅其信道之堅。樂而親之事。即諧矣。凡此計畫皆因台格落氏之喪而毀。塔司魯又烏能不怏怏乎。且自塔司魯觀之。此次不見愛倫。春季中將無見面之望。人生聚散不常。自是以後。假期將至。或因他事而旅居別處。或因位置之更動而遠適異國。或因城市囂塵而避居鄉間。無由覩愛倫之玉容。歲月荏苒。愛倫其將不我屬乎。

塔司魯又覺彼與白利徒夫人之交情亦將中斷。彼滿擬於算學同志會。每次

跳舞時。與白利徒夫人作恆久之周旋。蓋鮑希谷墮馬身傷。杜門養疴。萊蒙方鍾情勃臘台家。無暇念及於此。至白利徒。則以其妻方與茄特利夫人共談柔麗。愛脫與萊蒙之婚事。絕不干預其行止。不幸跳舞會因喪中止。且是時白利徒夫人有一子病痘。染及其他。白利徒夫人專意調治。不見客者六閱星期矣。塔司魯無由見夫人之面。不禁大戚。以爲彼與夫人之情誼。行將疏闊。且夫人於深居不出時。必將其昔日之言論。反覆推勘。則其謬誤之點。行將發現。而誘惑之功。將毀於一旦。譬之戰事。昔日夫人已陷重圍。今將潰圍而出矣。

塔司魯且行且思。舉步甚緩。偶仰首一望。忽見香莉揆其所行之向。似亦從陸馬雅家來者。蓋香莉與陸馬雅家爲親戚。今陸馬雅夫人喪其伯父。不得不以往吊焉。塔司魯見香莉而大悅。卽趨前禮。并乞香莉許其同行數步。以舒渴想之忱。香莉於無意中。晤彼亦深自欣幸。遂許喬治之請。於是兩人渡溝。往蒙沙



園塔司魯卽談及台格落之卒。深致其悼惜之詞曰：是人天資絕異，不幸早卒。測地學家又弱一个矣。科學界失一健將矣。塔司魯語至此，卽繼以譏諷之辭曰：台格落君崇奉真理，不遺餘力，試以一事證之。每逢賽馬之期，彼恆不願其子女往觀，蓋恐童子見衆馬狂奔疾馳，時高舉其兩後蹄，將誤會馬之行走，由於兩後蹄也。此可笑之故事，誠屬之台格落君乎？恐亦未能確定也。然塔司魯不暇審其確否，彼於博學家若有夙根，每次談及，未有不加以揶揄之詞者。今述台格落君之故事，卽以彰科學家之愚妄，欲香莉聞之，愈不滿於其夫也。此如車行淖中，輪旋而泥濘，四射，因台格落而譏及白利徒喬治，誠工於鬼蜮含沙之術哉。

兩人至蒙沙公園，卽取小徑以入池邊，小立見池中，叅白鵝數頭，隨波上下，容與中流，怡然自得。池濱特立損壞之古石柱數千，影落水中，倍見脩偉。池水清

碧。望。二。見。底。晴。麗。之。日。光。穿。樹。葉。之。漏。隙。而。下。射。池。底。作。淡。金。色。塔。司。魯。曰。良。辰。美。景。令。人。心。醉。余。至。此。地。覺。呼。吸。爲。之。大。舒。神。志。爲。之。清。明。脈。絡。間。皆。若。有。靈。秀。之。氣。充。塞。之。噫。可。憐。之。台。格。落。竟。不。得。領。畧。此。春。光。之。明。媚。耶。試。觀。園。中。樹。木。舒。其。綠。掌。葡。萄。架。上。茁。其。紅。芽。當。春。而。發。逢。冬。而。萎。循。環。往。復。之。理。至。爲。奇。異。彼。博。學。之。士。於。是。類。近。在。目。前。之。理。顧。不。之。考。而。惟。勞。其。志。慮。以。算。月。球。之。縱。橫。線。抑。又。何。耶。香。莉。曰。君。言。誠。然。然。科。學。中。亦。豈。無。美。麗。之。觀。哉。卽。以。天。文。學。論。此。朗。然。之。日。月。爛。然。之。星。辰。使。無。天。文。學。將。何。以。盡。仰。觀。之。功。將。何。以。升。其。靈。魂。於。大。地。以。外。塔。司。魯。搖。其。首。曰。靈。魂。乎。…。惟。科。學。家。信。之。耳。…。自。科。學。家。論。之。人。體。之。最。貴。者。莫。如。腦。蓋。腦。者。載。靈。魂。之。器。也。…。此。說。創。於。公。脫。華。巨。師。丹。因。彼。爲。科。學。家。之。魁。故。研。究。科。學。者。無。不。翕。然。宗。之。香。莉。未。審。公。脫。華。巨。師。丹。爲。何。如。人。然。亦。曾。聞。之。似。爲。其。友。所。居。之。街。名。也。故。聞。塔。司。魯。言。不。甚。

明曉塔司魯面作笑容以杖端擊草地上之小白石塊而挑去之徐言以解之曰公脫華巨師丹者古之大算學家也天地間之形形色色彼無不以公式馭之卽眞宰之尊嚴彼亦以方程視之云此方程之根爲幻數也香莉聞之作驚愕狀蓋彼自幼至長視科學若天經地義之不可違社會習慣之不可離今聞塔司魯言覺科學家之學說亦荒誕絕倫輕視之心不覺油然而起矣

兩人遊玩已畢卽登一小石橋橋踞小川上此卽池水旁流而成者橋畔適有園丁數人蹲草地上植玫瑰花數叢花雖含蕊未吐然色已外露紅鮮可愛映以日光之金色襯以芳草之碧陰倍增妍麗香莉見之歎美不置爲之止步塔司魯曰余所愛者惟玫瑰花此花中之名稱其實者此花中之花也自余觀之玫瑰花者草木世界中之美婦人也香氣馥郁色澤鮮麗而枝葉苗條足以與之相稱且枝葉皆綴芒刺所以拒強暴之采擷足徵其品節之貞潔故余每見

玫瑰。花。點。綴。之。玩。物。如。讀。古。詩。人。之。香。豔。篇。什。未。有。不。油。然。生。感。者。香。莉。曰。君。言。是。也。塔。司。魯。又。益。之。曰。聞。近。日。有。玩。物。陳。列。所。游。覽。者。皆。稱。其。美。鄙。人。欲。訂。定。一。日。與。夫。人。偕。遊。於。此。夫。人。其。許。之。乎。香。莉。私。自。駭。異。以。爲。彼。忽。與。吾。訂。期。會。晤。其。意。何。居。於。是。笑。而。駁。之。曰。於。二。三。百。人。中。吾。與。君。攜。手。偕。游。其。不。爲。人。所。訕。笑。乎。

於是兩人自橋頂拾級而下。循一小徑而行。此徑在小川之旁。通一環洞者。兩人行至洞口。見洞中黝黑。香莉怯懼。退縮。繼卽自慰曰。洞雖昏黑。固不害人。吾何爲懼怯哉。且出入此洞者。亦不僅吾兩人。一婦人挈其女。方向洞中來。諒亦入此洞者。於是兩人相將入洞。初進時。目前昏暗。不見一物。有頃。目光漸明。見一線流水。自足邊過。斜趨而下。作瀑布狀。汨汨有聲。當是時。溪水阻路。越之。乃能前行。於是塔司魯伸一掌。香莉卽置其纖指於掌中。喬治緊握之。而兩目復

注。視。不。釋。以。柔。媚。之。聲。懇。之。曰。夫。人。其。許。我。同。遊。玩。物。陳。列。所。乎。香。莉。聞。之。全。身。震。顫。欲。答。以。此。事。必。不。能。行。而。一。縷。柔。情。梗。於。胸。中。四。體。百。骸。皆。爲。所。禁。止。無。抗。拒。之。能。力。於。是。答。之。曰。君。既。必。欲。與。余。游。余。亦。不。能。堅。拒。矣。香。莉。得。喬。治。之。助。一。躍。過。溪。兩。人。相。將。出。洞。行。數。武。卽。達。劉。思。道。愛。爾。大。道。自。是。以。往。皆。繁。盛。街。市。兩。人。同。行。殊。不。雅。觀。不。得。不。分。道。矣。

塔司魯問曰。明日夫人有暇乎。香莉聞之。遽然警覺。蓋憶及明日當辦之事也。卽作沉思狀。自語曰。明日乎。塔司魯復曰。明日八點半鐘。余候夫人於公主門。夫人來此。必經叢林。旭日初升。晨景清淒。行萬木森森中。聽鳥語。蔭喬柯。至樂也。香莉狐疑不能決。然覺塔司魯有所籲。請已卽失其抵抗之能力。無術以拒之。於是勉允之。曰。敬遵君命。

兩人遂分道。塔司魯視香莉行稍遠後。乃返身行。自語曰。明日余將竭力以動

之。至偏僻無人處。余將告以余之愛彼也。……香莉歸家。夜不成寐。輾轉思維曰。明日之事。吾能料其究竟。玩物陳列所之游。不如背約弗往之爲愈也。香莉此時。覺己首頓增重量。枕不能勝而下陷。蓋有互相矛盾之意。念數端激戰於腦際。而香莉無術以解決之也。香莉愀然以思。以爲明日之事。揆之於禮。雖有所不合。然尙不得謂之大過。且約友參觀陳列所。貞潔婦人所恆有者。尙不足爲盛德之累。所可慮者。塔司魯巧於設計。工於呈媚。恐一至陳列所。又將別有要挾。余將何術以處置乎。香莉輾轉枕席間。旣無術以決明日之事。復致念其良人是時。方專心壹志於乾枯無味之科學。終日禁錮於書室中。家庭間無絲毫樂趣。香莉念及此。不禁愀然悲也。

香莉輾轉反側於無可奈何中。忽得一策。足以平此憂思。解此困難。此策維何。卽以明日之事。嫁其責於白利徒也。香萊預定於明日晨殮時。直告白利徒。以

往遊玩物陳列所之事。使彼聞之而不悅。則不必出使彼而不拒。則可踐約。如是。則明日出遊之事。歸其責於白利徒矣。

黎明香莉卽醒。因思山澤童夫人有言。凡與博學家爲偶者。非終日徜徉於外。以遣愁悶。必不能久與之居。引此說以解今日之困難。可不繁言而決矣。香莉起身呼僕婦。僕婦入室。卽謝曰。夫人。余未聞鈴響。故尙未知夫人已起身也。室中之鈴。殆不稱其職矣。香莉曰。汝何不告之主人。曰。夫人。余曾言之。主人以爲紛更亦無益。電鈴之不靈。由於電餅中電流稀淡之故。香莉曰。電流稀淡乎。曰。然。此由夫人平日按鈴時用力太猛太久之故也。香莉曰。是誠吾過。然。曷不雇工脩整。曰。主人不許。云。但俟……香莉不耐久候。卽代爲之畢。其說曰。但俟電餅中電流濃厚。卽可使電鈴靈通矣。淵淵乎學理之深沉也。蓋白利徒於家中之細事。皆以學理規定之。電鈴其一端也。彼於晚間之燈火。

有。定。則。廚。中。之。羹。沸。有。定。例。室。內。之。灑。掃。有。定。規。僕。婦。拂。除。塵。埃。有。不。合。其。程。格。者。彼。必。責。之。庖。丁。煮。水。有。不。從。其。條。例。者。彼。必。詰。之。彼。時。飭。其。僕。婦。焚。香。於。室。中。云。所。用。之。醋。不。甚。純。潔。醋。酸。之。外。尚。含。他。酸。質。非。香。氣。氤。氳。不。足。以。驅。除。之。也。僕。婦。言。及。水。彼。必。斥。之。曰。此。輕。養。二。耳。水。者。俗。名。也。言。及。鹹。彼。必。呵。之。曰。此。沙。定。綠。養。耳。鹹。者。寡。學。之。徒。所。稱。也。白。利。徒。之。拘。迂。可。笑。有。若。此。者。

是。晨。白。利。徒。心。緒。甚。惡。目。凝。額。蹙。沉。默。不。作。一。語。晨。殮。已。畢。僕。婦。進。菓。兩。子。急。出。不。復。顧。戀。桌。上。之。食。物。矣。蓋。深。以。其。父。不。問。九。數。證。誤。法。及。相。等。三。角。形。爲。幸。事。也。香。莉。是。時。御。新。制。之。淡。紅。繡。花。衫。滿。擬。白。利。徒。見。之。必。詰。其。何。爲。然。後。以。實。情。告。之。然。白。利。徒。絕。不。問。及。若。未。覩。其。婦。之。新。裝。束。者。起。身。向。窗。前。小。立。玩。園。中。陳。設。之。盆。景。花。卉。微。歎。曰。僕。人。不。注。意。於。花。木。久。不。灌。溉。盆。花。行。將。枯。萎。蓋。考。其。實。白。利。徒。心。地。尚。不。惡。今。見。草。木。乏。水。而。枯。惻。隱。之。心。油。然。而。起。卽。



趨。往。觀。之。是。時。之。白。利。徒。似。已。脫。離。仙。界。而。墮。入。塵。境。矣。於。是。香。莉。乘。機。進。言。曰。余。不。知。今。日。而。御。春。服。稱。乎。否。耶。蓋。今。日。氣。候。較。寒。於。昨。日。也。白。利。徒。疾。揚。其。首。凝。視。其。婦。抗。聲。言。曰。余。欲。知。汝。之。斷。語。以。何。者。爲。依。據。乎。香。莉。曰。亦。依。據。余。所。感。覺。者。而。言。耳。白。利。徒。重。述。是。語。作。譏。諷。狀。曰。依。據。余。所。感。覺。者。此。不。得。謂。之。憑。證。也。此。婦。人。所。感。覺。者。往。往。適。與。實。事。相。反。

白。利。徒。語。畢。卽。植。立。於。香。莉。之。前。揚。其。右。手。緊。駢。其。食。指。與。大。拇。指。蓋。博。士。宣。告。一。定。理。時。恆。作。是。態。也。徐。言。曰。欲。謂。今。日。寒。於。昨。日。當。於。昨。日。之。某。時。觀。溫。度。表。誌。其。氣。候。之。度。數。復。於。今。日。之。是。時。察。溫。度。表。而。誌。其。氣。候。兩。相。比。較。然。後。能。定。兩。日。之。寒。暖。然。是。區。區。簡。略。之。條。例。豈。足。以。定。氣。候。乎。白。利。徒。是。時。雙。眸。逸。出。目。鏡。以。視。婦。婦。不。答。乃。大。失。望。垂。其。臂。聳。其。肩。繼。前。說。而。言。曰。此。余。之。所。疑。也。夫。合。法。之。考。察。非。婦。人。之。所。能。而。吾。妻。爲。尤。甚。白。利。徒。語。至。是。乃。加。以。

結論曰。凡論一事。非據合法之考察。必不能妄下斷語也。

香莉曰。雖然。余之肌膚。非麻木不仁。竟不能覺今日之寒。較甚於昨日。耶君之譏。吾無乃太甚。白利徒曰。夫人幸恕我夫人之問題。今已變其性質矣。夫吾身較寒。與天氣較寒。爲兩事。不可併爲一談。天氣較寒者。絕對之考察。衆人之所同也。吾身較寒者。個人之感覺。一人之所私也。博學士語時。以手作勢。一語一逗。若甚快。其辯論之雄偉者。至香莉則默不一語。惟於桌上覓一水餅。用以灌溉花木。然白利徒與人論事。必窮其究竟。不肯中止。遂仍前說。以言曰。今當求兩日間。汝身寒暖不同之故。夫一身之寒暖。或因他事不盡。關於氣候之變。更換衣服。亦能致寒。卽其例也。香莉曰。此言是矣。昨日余服藍色袍。今日則易以淺紅色。此固顯然易見者。白利徒曰。否。顏色與寒暖無關。今日之衣所用之料。其質爲何。曰。愛夏綾。曰。何物所成。曰。麻與絲之混合織品也。曰。昨日之衣所用。

之料其質爲何曰。龐幢綾曰。試爲我譯之曰。絲與麻所織成也。

白利徒撫然以思者良久。繼乃以頃所問答之辭。重述之。兩種衣料。旣皆由絲麻混合而成。則問題之最要關鍵。在知兩物多寡之比例。然欲知其比例。當知調和此兩物之法。是否相同。夫布帛之屬。不外經緯二事。今二種衣料。用一縷絲。與其一縷麻。相間相和而成乎。抑純以一物爲經。而純以他物爲緯乎。此不可不詳細推勘也。香莉見其夫苦心勞慮。紛擾不休。乃勸告之。以爲研究此事不必如是之繁碎。第取兩衣料各截一方。即可得其究竟矣。白利徒答曰。捨是別無良策。言時狀至鄭重。若舉行一物理試驗者。

香莉卽笑而言曰。販夫俗子。無絲毫算學之知識者。幾無不知龐幢綾之厚。三倍於愛夏綾。故昨日余所服者爲冬令之裝束。而今日所御者爲春季之衣服也。此事之至簡而算學家顧昧之。耶。言已大笑。白利徒見已之言論。爲婦所摧。

卽怏怏不悅。蹙其眉額。憤曰。由是言之。頃所討論者。亦贅疣耳。無益於實事也。第言汝今日之衣較輕於昨日。故覺今日之寒較甚於昨日。如是於義已足。奚必洋洋灑灑。討論不已耶。白利徒語至此。聲漸銳。乃卒其辭曰。吾與汝意氣不投。不相爲謀。汝欲有爲。則徑爲之。此等事與余無關。余將返書室。以究余之學問。汝亦自適其適。可不必就商於余也。

白利徒語畢起立。將出膳堂門矣。忽見小桌上陳黃色封面之裨乘一冊。蓋殮前香莉方讀是書。迨入席而置於此者。白利徒每見書籍必加翻閱。故見此書卽止步首讀。篇目良久不釋。若未識此數字者。其目曰。

愛情之休息所。

繼開卷。至香莉作記號處。此爲一章之首。白利徒卽誦其首數行曰。是日也。賓朋畢集。皆延入堂中。堂廣八邁。當平方高大宏敞之巨構也。白利徒誦至此聲。

卽止。蓋彼意中力演算八之方根也。夫八之平方根等于 $\sqrt[2]{8}$ 卽略近值 $\sqrt[2]{8}$ 也。然則濟濟賓朋乃羣萃於寬廣各得二邁當又八之堂中無乃太迨隘乎。且堂之面積僅此區區安得謂高大宏敞之巨構乎。卽此足徵是書之絕無價值也。白利徒頗怪其婦何以取是不足徵信之書而讀之。博學士是時搖曳其身若欲與其婦有所討論乃迴首顧婦。婦力漑花力持水筒而俯灌之。軀幹微鬆柔軟。若線香莉對日而立。此苗條秀雅之影適射於窗玻璃上而白利徒未見也。方念書中之謬誤其婦必不能明告之亦無益於是默不作聲移步出膳室門而去。

白利徒方閉戶香莉卽自語曰。余不能復請命於彼矣。余將往玩物陳列所矣。然香莉是時尙未計及其子兩童子俟其父出卽奔而入。白利徒夫人呼曰。汝由人尙未入校乎。曰今日爲星期四香莉因塔司魯之約遂忘是日之舊

例。蓋每逢星期四日。香莉必挈兩子以遊。遊必盡歡。童子以此爲大樂。今日香莉將何以處此兩童子乎。塔司魯已候於陳列所矣。已允其會晤矣。若遊玩既畢。然後赴約。未免太晚矣。於是謂之曰。吾親愛之兒。今日柔麗代余之職。挈汝輩出遊矣。朗利哀聲以問曰。母乎。何爲如是乎。香莉聞之。淒然以悲。蓋香莉生平不作謊語。今其爲第一次未免傷心耳。於是急求一說以掩飾之。并以慰童子。乃告之曰。汝輩前日非言及欲蕩舟乎。今日余所往之地。適無池沼。不如從柔麗往遊。李克幢部園此處池水寬廣。汝輩儘可蕩舟。以嬉。苟汝輩今日不惡作劇。後星期余必與汝輩同遊也。童子聞之。歡欣以去。香莉心乃定。于是入室。御冠對鏡。自鑑。見己冠絡頸之纓。拳曲不中繩墨。殊不雅觀。乃取火酒燈炙制。纓鈕而引伸之。俾纓增其長度。柔麗質二分。鐘後布置已畢。乃啓行。過外溝。復諄囑柔麗曰。不可令童子嬉水。彼等儂身以玩遊。魚則阻之。兩人相敲。

則排解之歸來不可太晚。

香莉啓門出。至扶梯旁。復停步。結其手套之鈕。扣當是時。香莉雖強爲鎮定。而心實紛擾。蓋彼一人獨出。而託子於僕。終嫌疏漏。惟願竟日無意外事。卽爲大幸。然烏能決其必無乎。幸柔麗爲僕婦中最堪信託者。彼任監察之責。或不至有意外之虞也。香莉正下扶梯之首。一級忽聞哀呼聲。似發於其房。陡然止步。血潮上湧。慈母于子神經之靈敏。有如是者。彼卽回身返走。忽趨裝飾室。見朗利全身皆火燄。柔麗驚惶失措。方灌水以熄火也。朗利自其母出戲以火柴。燃酒精燈。而忘將火索旋下。聞柔麗自外來。急欲熄之。不意倉皇間。燈覆於身。火遂著衣裳。而焚矣。自利。徒夫人入室。卽取被褥。裹朗利。火燄卽熄。朗利乃慶無恙。是時。自利。徒亦聞聲而至。痛責僕婦。并及香莉。香莉啜泣以撫其子。以爲今日之禍。彼實兆之。

有頃醫生至。徐徐去朗利之衣。飢膚幸皆無恙。惟恐怖特甚。神經未免錯亂耳。於是醫生戒家人。童子當休養數週。可望痊愈。香莉卸服裝。坐病榻之側。護視其子。是時塔司魯正候于公主門。屢視時計。方恨恨。詈婦人之爽約也。

### 第七章

良久朗利呼吸漸平。床上之白呢被時起時落。若應呼吸之節奏者。朗利已漸入睡鄉矣。香莉乃取小杌。坐於床側。曲其肱。肘抵膝。手支頤。凝神以思。若有無窮悲感蘊於胸中。以爲今日之禍。烏知非天之所以警覺余乎。天之降罰于余。子烏知非懲余之蕩遊乎。蓋婦人之恒性。凡遇外事。必推其故於天。而以悔罪懺惡爲挽回天怒之良策。故白利徒夫人沉思良久。卽私自設誓曰。苟朗利能速愈。而不留絲毫之傷痕者。余永不願見塔司魯之面。然塔司魯豈肯如香莉之願。避匿不見乎。渠之性至爲執拗。已屢登白利徒家之門。探聽消息矣。香



莉皆未接見。然香莉能保永不與塔司魯相遇乎。既遇矣。見面後作何狀態。且將何辭以謝之乎。凡此困難。香莉皆計及之。并一一籌對付之策。渠此時一心一意。正所以求其子之速愈也。

香莉勇於改過。毅力苦心。固可欽敬。然香莉深于情。彼與塔司魯之交誼。未能盡忘。而昔日遊蒙沙園洞中。攜手偕行。尤覺震魂蕩魄。凡此情狀。皆時往來於香莉之心目中。香莉雖欲驅而遠之。一時尙未得其術也。繼又思之。塔司魯雖儀表甚偉。長於交際。然其心術實不堪問。彼之言論。謬誤實多。終日以誘惑婦人爲事。與之交者。往往美其丰采。眩其議論。而傾心悅之。失防禦之力。墮入陷阱者。不知凡幾。要之。塔司魯果爲正人。當求一位置。以務正業。奚爲終日遊蕩。作此鄙態。且香莉不知塔司魯家世。而其談論時。又往往作戲笑滑稽狀。未易探其職業家資。及已往之事實也。香莉念及數端。覺塔司魯品格甚卑。昔與之。

友未免不智。以是羞惡之心。油然而起。兩頰頓紅。慚恨不已。

於是香莉注視朗利所臥之病榻。目不轉瞬。其殷勤懇摯之狀。頗似黑夜舟行。驚濤險浪中。恐觸礁而引領以望燈塔。蓋惟見此愛子慚愧之念。乃稍釋也。是時香莉已脫離情網而復爲慈母矣。覺塔司魯及時行樂之語。及山澤童夫人。自求幸福之說。皆謬妄不足道。以爲及時行樂。及自求幸福。無益於臥此小榻中。不識不知之童子。且或因行樂之故而損及孩穉。如余今日之事。是也。是時香莉慄慄危懼。若臨深淵。私自計念。此時萬不可無人引導。擁衛之責。護彼出險。然此引導擁衛之責。不屬於良人。將誰屬耶。吾兩人之不洽。究何爲耶。往往因細故而詬誶大起。至於今日而各不相謀。惟以爭鬪爲事。吾兩人何相仇。若是耶。脫於童子之病。兩人同其憂樂。均其勞苦。則以共歷患難之故。而生愛情。伉儷重諧。或可有望。然白利徒初雖痛責僕婦。不能先事預防。及聞醫生言。

卽泰然自適。仍入書室。求彼學問。不復視其子之病矣。於是香莉私自計曰。吾兩人之接近。豈余當首發其端乎。香莉是時不復計及良人之責言。并不憶夙昔之怨恨矣。惟欲伺一機緣以進言於良人。令其猛省。使彼憐愛其子。篤好其婦。使彼知家庭之間。長此乖戾。不特傷天倫之樂。并足傾覆其家。故今日要務在捨虛遠之學理。而急求和協家庭之策。以維持家政也。

香莉思慮方酣。僕婦忽入室告曰。古維野夫人來訪。已候於廳事中矣。香莉私念此人不可不接見。乃答曰。余卽出見。語畢起立對鏡。自鑑見頂髮撩亂。面容悲戚。乃入房御頃所服之玫瑰綢衫。整理其髮。復以輕淡之粉傅其面。淡紅之色。點其唇。蓋婦人以修飾爲生命。雖時間至匆。促心緒至煩惱。脩飾容貌之事。不因而廢之。兩人相見後。古維野夫人卽道清晨來擾之慊忱。繼陳造訪之宗旨。云。頃見茄特利夫人。知其妹婚事尙須緩議。今日之來。欲詢夫人。郭碑馬野。

萊蒙已離巴黎而作汗漫遊。此事信乎。前所談之婚事將因此遠遊而罷議乎。白利徒夫人卽爲萊蒙剖白云。萊蒙誠往美洲。然此行專爲考察新大陸橋工而往。其最注意者爲尼阿茄哈及勃魯格靈兩橋也。此數日萊蒙方在加拿大海濱。愛利閣湖濱之伏浪城。參觀法國工程師布置之製造廠。彼不久卽返國。且余可決萊蒙雖當旅行必思念倍爾。柔女士不置也。

古維野夫人聞之大慰。然今日之來。不僅爲萊蒙婚姻。尙有一事。彼詫爲異聞。急欲述之於白利徒夫人者。故俟香莉語畢。卽羞澀而言曰。今日晨起。余與童子游林中。遙望林外。忽見兩人。循僻徑行。審視之。乃李墨蘭夫人與一軍人也。余曾設誓不揚人過失。然覩此情。令余胸中作惡。時時欲嘔。故急吐於夫人之前也。……夫人其爲我祕之。……噫。李墨蘭夫人而卑污若是。夫人其信之耶。……彼之醜聲。余於橋梁工程會中曾略聞之。然當時尙以爲告者之過。今乃深信。

不疑矣。古維野夫人語至此。卽歷述彼所聞之穢史。累累若貫珠。蓋彼於失節之婦人深惡而痛疾。故不爲之諱也。香莉聞之不寒而慄。古維野夫人所述頗與已事相類。苟踐塔司魯之約。爲人所見。則已之名譽一落千丈。不將步李墨蘭夫人之後塵耶。香莉念至此。頗悔已之放蕩。而深以脫此險事爲欣幸也。是時古維野夫人忽起立。視時計而呼曰。已七點半鐘矣。余急欲返家午膳矣。夫人之午膳。因余之來而延遲。余心殊抱不安也。香莉曰。否。告以良人恆至。僕人進菓時。而始入膳堂也。然是日。白利徒之狀態。卽異於他日。香莉送古維野夫人出門。返身入室。見良人已入膳堂矣。

白利徒見婦入室。搖其眼鏡。若不甚措意者。是日也。狀至歡樂。足徵其大著述。進行頗佳。今日之樂。足徵其效績頗可觀也。白利徒坐於桌旁。屢摩其掌。若甚樂者。陸培是時已奉命伴其弟午殮。故室內僅夫婦兩人。此非香莉所候之機。

會欲用以進言於良人者乎。香莉之意雖早決於其子病榻之旁。然恐擾良人怒。終憚發言。今見其夫歡樂異於平常。知可乘此發言矣。然今日白利徒非若平日之緘默無言。柔麗出取湯。其婦未啓齒。卽和顏問曰。古維野夫人所談者何事。香莉曰。彼云。李墨蘭夫人出游時。其夫當與之偕以監之。香莉語時。作滑稽狀。白利徒聞之。瞳目視婦。態至驚愕。脫彼聞古維野夫人所談爲車馬玩飾。則必默然不語。以此等事爲學者所不屑道也。今聞談及其素所崇拜之摯友。烏能令其不怒。然心動乎。彼尙未明其婦語氣中所含譏諷之微意。急爲其友辯護曰。李墨蘭者不自有其身者也。彼盡捨其體魄與靈魂以從事於偉大之著作。此著作蓋非人力所能成者。白利徒語至此。少間又歎息而言曰。噫。李墨蘭求學太猛。余亦屢屢勸其暫止。戒其稍休矣。夫求學亦有以間斷爲功者。時間寬則思慮匝收效必鉅。此事余蓋屢試而屢驗矣。然香莉意不在李墨蘭。而

其夫顧誤之不已。知其夫尙未明語中微意。於是知非徑直其詞。其夫永不能得其意於言外矣。乃柔聲和色。以古維野。夫人所述於彼者。述之。白利徒聞之。蹙額。貌若甚戚者。嚴詞詰之曰。此事乃可哂若此耶。是時柔麗入室進肴。白利徒語卽止。不欲以此事聞於僕輩也。香莉俯首視案幕。亦不作聲。柔麗出。白利徒復問曰。此可哂事。何爲乎來。香莉鎮靜以答曰。余意凡人。惟知於依克司法接

文 x 讀若依克司代數中恆以 x 代未知數解析幾何學中恆以 x 代橫線算學中此字之用最廣故言依克司猶言算學也譯者註

中討求生

活而不垂念其左右之人家。庭間往往。生意外事。傳爲笑柄。故爲李墨蘭計。當暫捨算學而監察其婦也。白利徒曰。監察其婦乎。此余所大惑不解也。夫旣相信而締婚。豈可恆存猜疑乎。香莉曰。君言固合理。然按之實事。余說亦烏可廢乎。是日算學家雖與婦辯。而貌藹詞和。不作平時猙獰狀。今聞香莉不甚以己說爲然。卽平心靜氣以解之。曰。疑忌者。伉儷之賊也。夫男子懼爲婦欺。時加監

察猶婦人。監良人。博坐於桌旁。目不轉瞬。恐其被騙。不亦大可笑耶。香莉急起。駁之曰。君之比擬。無乃不倫。脫伉儷中有一人焉。行卑品陋。無可解釋。則他人之疑慮。監察乃其本分。不得訾爲多事。如君之所譏也。白利徒聞而躍起。正其眼鏡曰。伉儷之不和。亦當分數端以論之乎。願聞其詳。祈夫人有以告我。香莉曰。然卽以李墨蘭家庭論之。婦雖不德。夫亦不能不分任其咎。今日爲治標治末之計。固當令李墨蘭任監察之責。故平心論之。李墨蘭夫人之罪。尙可原宥。而致夫人於罪者。實李墨蘭之過也。何以言之。使彼不以算學爲生命。稍捨其飄渺之虛理。而垂念其婦。則其婦亦何必終日閑游求樂趣於家庭以外乎。亦奚必捐棄名譽。喪失節操。以求片時之歡娛乎。

香莉所布李墨蘭之罪狀。實卽白利徒之罪狀也。然彼未注意肘著桌手撐額。憂愁以思。曰。李墨蘭者何人耶。……乃科學家之泰斗也。並世博學士。無能出其



右者……余所欽佩者兩人……一爲蒙德龍。邃於科學……一卽李墨蘭。長於理想……就兩人以論優劣。李墨蘭似勝。蓋彼之理想不泥於科學之形跡。於科學外尚能有所圖也。是時香莉則大放厥詞。蓋借李墨蘭事以發揮己之悒鬱也。卒乃自達其志云。彼極願其良人每當日暮歸來。以日間所作所聞所得者告之於婦。有所欲則宣示之。有所計畫則斟酌之。而於婦人日用之事物亦留意考察。不厭求詳。今乃大異於是。所得於良人者。非嚴厲之責言。卽輕慢之狀態。爲排遣愁悶計。行將別求一人與之爲友矣。此人也。其性情必與良人相逕庭。必不尙杳冥之虛理者也。必精於服飾工於媚術者也是時。白利徒充耳不聞。仍沉凝以思。曰。李墨蘭之理想誠不可及。然微嫌太高。未免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卽蒙德龍亦不足爲學者之楷模。蓋彼於一切事與科學無關係者。皆捐棄不道。且彼之談科學也。惟求最初之原理。而不及其詳細節目。學者效之易

蹈。虛。僞。之。病。白。利。徒。思。至。此。如。夢。初。覺。朗。聲。以。言。曰。李。墨。蘭。以。求。學。故。不。惜。犧。牲。寶。貴。之。精。神。生。命。豈。能。顧。念。其。婦。此。可。憐。之。李。墨。蘭。夫。人。遂。爲。浮。浪。少。年。所。誘。落。於。情。慾。之。陷。阱。矣。

僕婦入室置菓盤於桌。白利徒卽起立步行膳堂中往來數匝。此白利徒飯後之習慣也。嘿然不語者良久。繼忽憶及其婦之言。乃徐告曰。憐汝身軀怯弱。故不欲汝預聞我儕之學業。此等事最足損人腦力。而汝於此事又非所素習。故欲汝遠之者。正所以保汝精神也。科學之理至爲奧衍。雖我儕媚學不倦。而所得亦甚微妙。其中尙有數端。吾儕僅知其相關之理而未窮其究竟也。汝一弱女子。豈堪耐此紛紜繁曠之思索耶。科學之理又至變動。吾儕雖竭力以求真理。然亦旋得旋失。無一定之成績。今日矜爲創獲。明日視爲糟粕者。有之。今歲銜爲奇異。明年卽棄爲陳腐者。亦有之。當其得也。歡欣莫名。及其失也。愁恨無

地汝豈堪受此。俛得俛失之。擾攘耶。吾儕當求學時。若有鐵圈以箍腦。若有鐵錐以擊心。汝豈堪受此痛苦耶。負此重大之責。而與可驚可怖之習。問相戰者。男子惟一之天職。而非婦人所當預也。

白利徒且行且語。灰色眸子中。時露異光。面容陡變。兩頰忽青。忽紫。白利徒此時情狀。頗似傳教殉難者之身。罹酷刑。香莉覩此。驚愕失措。蓋彼素未見此情狀也。使郭裨馬野夫人。而告以馬野家傳遺之癡狂。種性。則彼必大怖。幸姨母沙飛懼驚駭其甥媳。未嘗以此事告之也。香莉見良人舉止錯謬。形若癡狂。心中大亂。不知所爲。然白利徒未悟也。仍抗聲以言曰。爲男子者。對於妖魔。當任攻擊防禦之責。遇黑暗時。當主監察指揮之事。白利徒語畢。緊閉其目。心旌搖曳。全身幾覆。兩股不能植立。恐仆於地。急倚其身於暖爐側。香莉見良人不能自持其身。乃急起扶之。然白利徒靜息片時。卽能自立。復言曰。兩日前。余曾

訪李墨蘭見其往來於書室中舉動乖謬似已失其知覺者彼正在困難之際欲遁則無所欲匿則無地欲排脫愁悶則無術爲之耦者觀此慘狀豈可不設法拯之乎分良人之勞苦其良策不外測其意向而慰解之助其休養息其愁悶阻其妄慮如是乃不曠婦職矣今李墨蘭夫人不此之圖而惟徜徉於外以求樂趣不盡力以慰夫而惟與泛泛者相周旋以招喪名失節之譏其亦不值甚矣香莉聞而感之卽趨前呼曰比愛蓋香莉今乃恍然悟良人心中隱微之痛苦歷久不釋且變易性情令人難堪者其故乃在此也此乃疾病之一種當以愛情醫之以溫言藥之聆其聲察其色知良人用意之所在矣今者白利徒酣談李墨蘭夫人其意蓋注射香莉猶頃者香莉盛譏李墨蘭其意恆指白利徒也香莉念及良人痛苦感動於中不能自己遂躍起趨前張其兩臂縱身於良人之懷而誓曰自是之後余爲君忠信之伴余爲君同甘共戚之耦君意有

不快。余必有以慰之。有渝此誓。上帝鑒之。

然白利徒不俟誓言之畢。卽憶今晚當訪馬底野。因蒙德龍約今晚往彼家。當與之會晤也。於是取時計以觀。香莉遂釋手。白利徒先察暖爐上之鐘。自語曰。十點尙少十分。然是時忽聞丁當聲起於外。室中之鐘。已報十下矣。白利徒聞之。震慄閉口。作怒狀。兩目呈異色。平日之惡習。又見矣。憤憤言曰。乃相去十分鐘之久耶。此非異事耶。此地究以何時爲準乎。卽此足徵吾家庶務之不整理也。吾家所居之屋。旁近車站。站旁有大鐘。乃全城視爲準表者也。苟留意此鐘之時刻。不難校正吾家之謬誤矣。此區區者。亦懶於從事耶。婦人而精神外馳。於此等事。往往不甚措意也。語畢。轉身向外。旣出門。復返身。閉之。香莉是時第覺閉戶甚厲。震撼牆壁。卽已一身之肌肉。髮膚亦若因以動搖。自受責言。香莉之堅毅。憐愛心。又復毀壞。頃視白利徒若以身殉學之志士。博聞強

記。之。學。者。今。皆。消。滅。無。痕。影。像。之。留。於。腦。際。者。惟。一。酷。待。其。婦。之。猙。獰。狀。耳。香。莉。以。手。扶。首。沉。思。良。久。是。時。身。世。之。痛。苦。又。擾。動。於。胸。中。矣。惟。覺。己。之。言。論。用。以。消。嫌。釋。隙。重。諧。伉。儷。者。投。之。尙。非。其。時。頗。自。咎。己。之。鹵。莽。也。正。凝。思。時。柔。麗。入。室。收。捨。殘。肴。香。莉。遽。然。驚。覺。乃。起。立。於。未。入。朗。利。臥。房。時。先。往。書。室。作。一。短。簡。致。茄。特。利。夫。人。問。渠。何。日。可。與。己。相。見。且。告。以。己。之。計。畫。焉。

數。日。後。兩。人。遂。相。見。於。古。維。野。夫。人。家。是。日。倍。爾。柔。麗。愛。脫。亦。從。一。侍。兒。急。行。穿。唐。番。陸。施。甫。街。而。過。香。莉。固。望。見。之。適。道。上。工。人。全。集。甚。囂。塵。上。工。程。局。於。獅。塔。之。旁。鳩。工。建。柵。工。人。方。邪。許。連。木。木。皆。塗。油。氣。味。甚。惡。故。倍。爾。柔。麗。女。士。急。趨。以。過。香。莉。不。能。與。之。接。談。也。是。時。正。四。月。杪。巴。黎。城。中。滿。佈。晴。麗。之。日。光。氣。象。融。和。萬。物。欣。欣。皆。有。生。趣。每。晨。微。雨。滴。瀝。空。氣。於。以。洗。濯。塵。埃。因。以。蕩。滌。四。郊。花。木。受。此。微。雨。之。滋。潤。色。愈。鮮。妍。香。愈。馥。郁。矣。柔。麗。愛。脫。行。至。勃。臘。台。家。

門首卽捨階而登。魯意見其至，卽歡呼曰：「今日女士乃辱臨蓬門耶。」柔麗愛脫見其學友而大悅，抱其頸而答曰：「余恐汝不念吾故，急來一見。」魯意又呼曰：「余已久不見吾親愛之柔麗愛脫矣。」兩人攜手相視而笑。有頃，柔麗愛脫乃答曰：「吾親愛之學友願汝恕我遲來之罪。余自南方歸到家，僅數日。此數日中，吾姊又奔走各處，挈余同往，良覺困憊，故未能早日造府也。」魯意安頓僕婦於膳堂，卽引柔麗愛脫至己之臥室中，以便暢談。

室小而潔，器皿雖少而陳列有致。一切布置無綺麗習懸鏡之旁，無跳舞器具無美術畫片，并無玩物，以爲點綴也。架上書籍按冊幅之大小而排列之。桌上簿冊分類相從，疊成相似之尖垛。鉛筆、水筆按序成列。卽此足徵主人辦事之有條不紊也。室中點綴品僅有一黑盒，此盒爲魯意亡父所遺，乃彼教授二十五年學生感其熱心教育，共醵資購此贈之以誌紀念者也。此盒之外郭碩大。

而方正以紅色大理石爲之。其內層乃青銅質。琢一女神之首。空其中。以涵墨水。魯意見此。如見其父。故每日晨起。必拂拭摩挲。供於暖爐上。而兩旁則以古銀所製兩蠟臺翼之。

兩女郎交情至深。當柔麗愛脫喪母時。哀悼悲戚中。幸賴其學友勃腦台魯意百端慰解。未成疾病。自柔麗愛脫介紹保祿入其父之廠中。兩人交誼更進一層矣。然以家世不同之故。兩人不得不分離。此則置身於交際中以習禮儀。而彼則力學以求未來之位置也。兩人未坐定。忽聞扣門聲。魯意啓門。一老嫗御白帽蹣跚而進。曰。陸馬野女士求與女士會話。三女郎皆疇昔之學友。皆聽伯萊齊女士之講解者。伯萊齊循循善教。故三人皆深感之。此老教員近已逝世。其葬禮定明日在聖米歇爾舉行。愛倫欲邀集昔時同學共會於教堂中。公進一花圈於柩上。并讀一祭文以誌哀悼。愛倫今日訪魯意者。卽爲此也。於是三



人共論明日應行之禮節。又商定祭文之草稿。討論已畢。遂談他事。是時愛倫見柔麗愛脫之侍女。坐於別室。卽感觸其昔日之事。述之於兩人云。彼於二十五歲時。卽請其母許彼不挈侍兒以出遊。其母初不應允。以爲貴家女子一人獨遊。將爲人訕笑也。彼堅持之。卒邀其母之允。今日之遊行無礙者。皆當日堅持之效也。然路程稍遠。或初到之地。其母仍飭僕婦相隨。卽此次假期內。往遊海濱。仍有僕婦尾之以行。殊累贅也。愛倫語至此。又述此次海濱之遊况。以爲旅行中酬應頗繁。終日宴會跳舞。殊煩惱死人也。愛倫語至此。面作笑容。繼卽述此次旅行遇險實多。趨避有方。幸能得免。蓋浮薄少年。皆慕陸馬野君之資財。位置爭欲得愛倫爲妻。故當旅行時。此輩均欲誘惑愛倫。羣趨其旁。若蠅之附羶。愛倫不爲所擾。志節皎然。故樂而述之也。愛倫述畢。卽言其志云。據彼意見。女子一生當以宣布教理爲事業。婚姻者不啻宣教之試驗所也。夫信道女。

子之最大宗旨爲拯救靈魂故彼極願得一人焉聽其訓而回心向道以如是之人而作彼良人則足以分彼宣教之職於願足矣愛倫語時目光泛射遠處蓋意念中若見秀美之塔司魯喬治捻其鬚髻立於旁側耳以聽彼之訓言也蓋愛倫既悅塔司魯之容貌復嘉其勇於改過不覺傾心向之矣

柔麗愛脫俟愛倫語畢徐言曰余意凡談婚姻而計及資財最爲卑陋脫非余心之所悅余必不願與之爲偶於是兩人且笑且語譏俗子之熱心婚姻曰僅以泛泛不關痛癢之數語卽欲聽之者以身許之何其不自量耶愛倫曰余有一策足以止此輩之紛擾苟彼等妄致殷勤於吾者余首告以余願終日置身醫院中及教堂中則彼儕必聞而却走此消除彼儕狂熱之一服清涼散也魯意聽兩人談論嘿然不語悄然以思以爲婚姻固子女一生之要事然以己家世欲得快婿殊非易事今之世專以才德娶婦者能有幾人哉稍有資財之家

則惟貪。資。局。廠。之。執。事。人。則。僅。欲。得。一。專。司。中。饋。婦。掃。灑。庭。除。者。皆。不。宜。於。已。且。非。己。之。所。願。至。學。校。之。教。師。宜。若。堪。爲。彼。之。相。當。配。偶。矣。然。試。一。思。教。員。之。苦。况。不。得。不。令。魯。意。爽。然。若。失。者。終。日。勤。動。所。獲。甚。微。無。偉。大。之。志。願。無。未。來。之。希。望。面。蒼。而。容。戚。爲。之。婦。者。試。思。有。何。興。趣。耶。由。是。以。觀。不。如。獨。居。無。偶。尙。能。逍。遙。自。由。少。愁。寡。悶。也。……

魯意方凝思。柔麗愛脫陡問曰。魯意何不發一言乎。言畢大笑。微闔其目。魯意抗聲以答曰。余尙未注意及此。蓋此非畢業試驗條目上所列也。是時陸馬野愛倫起立告別云。今當至蒙德馬脫街。訪柏萊西女士之他弟子。以議葬禮也。柔麗愛脫俟其出。卽歎息而言曰。欲嫁一意中人。豈較不欲嫁一非意中人爲尤難耶。語時聲浪甚高。魯意送愛倫出。返身入內。適聞此言。愕然不知所謂。繼而思之。柔麗愛脫豈有隱微之痛苦耶。微察其面見色之紅者。變而爲白矣。於

是急求其歎息之故。是時柔麗愛脫嘿然不語。惟凝眸視桌下之日影搖曳。蕩漾而已。魯意遂至柔麗愛脫座旁。攜其手而撫之。遇其學友憂愁時。魯意恆作此態以慰之也。今日視其懊惱之狀。知非有以慰解而溫存之。必不足以平其氣。乃問曰。吾親愛之學友。汝試告我。汝究以何事憤憤若此乎。柔麗愛脫蹙額低聲曰。我今告我愛友。去年冬初。家中人欲以余許配一少年。而此少年非余心之所悅。乃設計避之。以至于今。柔麗愛脫語至此。狀若甚怒者。又憤憤言曰。余避匿之術亦頗巧妙。汝知余以何法能使此人不與我相見乎。家中人強欲余與彼對舞於算學同志會。余不願也。於是私計非設計遁逃。必不能避此違心之跳舞。乃於跳舞大會之前一日。盡啓臥室之窗。寒風凜冽。中余徘徊于其間。蓋欲中寒而病。避此跳舞也。不料此計成績大著。晚間即發咳嗽。明日腹中甚痛。醫者以爲受寒甚深。非適氣候溫和之地不能速痊。於是余遂往南方。

婚事。因以緩議。余心因以少安。

當柔麗愛脫演述時。魯意卽驚疑曰。汝乃爲此乎。俟其述畢。遂抗聲以問曰。彼何人乎。而令汝恐懼。若此。柔麗愛脫曰。彼名郭裨。馬野萊。蒙余僅見一次。第覺其貌陋。而面色灰白。必非性情和易之士。魯意起而辯之曰。汝乃謂彼貌陋耶。汝何所據。而云然。以余觀之。此人儀表不俗。發言時。字字清晰。瀏亮而活潑。魯意語至此。忽止。蓋彼於萊蒙護之。太力譽之。太甚。柔麗愛脫聞之。將怪而疑焉。顧柔麗愛脫不甚措意。方伏案取書翻閱之。惟時聳其肩。作輕慢狀。兩人嘿不語者久之。有頃。魯意起立。植立於其友前。撫其肩。視其面曰。吾友。柔麗愛脫。細玩汝語。汝胸中必有隱而不露之意。未以告我。蓋心中苟無屬意之人。必不冒死以避婚事也。汝所屬意者誰乎。柔麗愛脫俯首不語。魯意呼曰。甚矣。汝之躑也。汝曷不以己意告汝姊。而顧自戕其生命乎。柔麗愛脫曰。吾之愛友。余

素怯弱。安敢以意中人告吾姊。余病當沉篤時。余亦自危。私計曰。設我不諱。上天必宥我。蓋余本無意於自殺也。繼而思曰。否。余捐棄人世。顧可使余愛悅者。漠然無動耶。思至此。貪生之念。又來於是一意治病。不復作厭世想矣。今病幸告痊。而余之意中人。尙未知余病中相念之微忱也。寧非可喟事耶。

柔麗愛脫語時。雜以歎息聲。魯意愈疑。急欲知其究竟。乃俟柔麗愛脫述畢。卽歷猜其意。中人名氏曰。茄特利喬治乎。此爲柔麗愛脫胞姊之夫兄。一翩翩美少年。其衣服恆合時。尙者曰。倍爾柔氏之中表兄弟乎。曰。素相往來之某某乎。然柔麗愛脫每聞一名。必搖其首以否之。魯意不能耐。乃懇曰。祈汝勿難我。汝之意中人。究爲誰氏。柔麗愛脫仍不語。斜其目以睨之。全身震顫。若甚欲魯意之猜得此人者。而又若甚懼魯意之猜得者。狀至忸怩。魯意覩之。愈益疑。沉思良久。忽恍然悟。私謂今所猜者。必中肯矣。乃顛聲呼曰。汝所愛者。得毋保祿。

乎柔麗愛脫仍不答然羞愧不能自持卽起立投身於魯意懷中而以紅暈之面覆於魯意頸際魯意是時既驚且喜乃抱其友而呼曰然則汝所屬意者乃余兄也…乃余兄也…語至此聲忽止面作憂色蓋魯意憶兩家門第懸殊婚姻殆難成就繼乃歎息以言曰噫可憐之摯友余恐此事終幻君之堂上必不允汝嫁余兄汝試思之我家之寒微烏足與高門埒乎柔麗愛脫答曰此非余之所懼余於家中頗占勢力余必堅求吾父允余之請彼必無術以却吾語至此忽愁然曰彼…彼…彼亦愛余乎彼所愛者僅余一人乎…曾於汝前表彼有愛吾之心乎魯意答曰吾兄以門第相懸之故恐未敢妄想柔麗愛脫歎曰使彼不愛吾則我惟自戕耳是時柔麗愛脫悲痛欲泣勉力制之氣息鬱結胸際時起時落暖爐上大懸鐘受日光映射益增明朗而柔麗愛脫影落鏡中兩眸盈盈欲淚目眶中淚珠如露精瑩欲滴

於是魯意以兩手環抱之。低聲曰：吾之愛友，汝勿泣。保祿必不拂汝意。俟其來，余必問之。明日，余必以好消息告汝。明日，當拍萊西女士行葬禮時，汝必得佳音矣。此事，余必盡力爲之。今日，以汝故，余忘作日課矣。柔麗愛脫遂起立告辭，將出門。歎曰：噫，消息必待明日乎？古人云：度日如年。余將何以遣此竟日？愁悶耶？魯意起立送之。其友長裙繚繚，啓門出矣。乃返書室，援筆作課。然構思良久，竟不能得一字。目前之字，畫行格皆若搖曳不定。蓋思慮恆在保祿及柔麗愛脫兩人也。私念彼兩人各償素願，幸福無量，而彼則獨居寂寥。無人憐愛，輾轉思維，不覺悄然以悲。乃伏案以手拄首，喟然歎曰：噫，若余者，真可憐人也。

願魯意之怨恨，殊未確當。當彼怏怏失望時，正有人念之。此人維何？卽郭裨馬野萊蒙也。萊蒙游歷美洲之前，時往聖愛丁段蒙教堂中行祈禱禮。萊蒙幼時



初爲學生時。卽喜瞻謁教堂。堂前石陛。幾同于校舍門首之石階。日日受萊蒙之踐履也。每值星期四及星期日。彼必至吾夫人田街。徘徊於教堂之前。及肄業於斯塔尼斯學校時。年齒漸長。時入堂中。嘿禱而於考試祈禱。尤勤。蓋求上帝庇佑。以保此第一之位置也。萊蒙信仰之心。歷久不渝。偶逢困難。必赴教堂。祝曰。上帝相我。久之。彼與教堂。若有深感。凡所憑之桌椅。所跪之褥墊。所啓之戶牖。皆若爲彼之摯友。摩挲拂拭。不忍。愒置。每次禱畢。不忍遽去。徘徊瞻顧。追思昔日之情狀。末次畢業之勝利。叨天之幸。橋梁班中。竟列榜首。每一追思。尙有餘榮。然繼思未來之事業。正多。則又悄然以憂。曰。余竟得以第一人畢業矣。然此何足道。國中橋梁工程師。不知凡幾。授彼等之榮光。惟此工程師之名號耳。亦未有他事業。足以超越庸衆也。余苟效之。而惟以工程師自娛。不稍立著作。以垂後世。則余亦庸俗人耳。萊蒙以此自勵。并以此求佑於上帝。當柔麗愛。

脫與魯意暢談。衷曲之晨。萊蒙獨居美洲旅館中。覺平日著書立說垂諸不朽之意。念忽逃逸。無踪而別。有他念起。而代之何爲。今日靈臺中。不能驅勃臘台。魯意之影像乎。此巨目深眶。垂髮覆額。天姿穎異。容貌溫麗之姝。何爲往來於心目間乎。何爲意念中。時欲得此人爲眷屬乎。念之不已。從而禱之曰。上帝余願爲彼之意中人。

自是以後。萊蒙念魯意不釋。雖游覽中。時作游記。以資考核。然每一執筆。卽見此美麗之女郎。立於前。游鈕約克。以觀美洲之繁富。然車塵馬跡間。又若得此嬌膩之伴也。觀尼阿甲瀑布。以攬山川之壯麗。然當可驚可愕處。必憶曰。苟魯意見此。不知作何狀態也。及倦遊歸來。返所寓之製造廠中。雖人語聲機械聲。紛然雜作。而魯意面目。仍隱約可見。且身體稍定。神志稍寧。求婚於勃臘台氏之念。又來矣。於是萊蒙爲驅遣幻想計。坐書室中。欲作一書與友人。以解愁。

悶。迨。握。管。則。又。沉。思。曰。此。函。將。致。之。於。誰。耶。致。之。勃。臘。台。保。祿。乎。此。人。待。我。殊。落。寞。得。我。書。亦。不。寶。貴。致。之。於。馬。奇。乎。此。人。有。狂。疾。得。我。書。恐。棄。而。不。讀。輾。轉。思。維。惟。鮑。希。谷。坦。白。無。城。府。且。爲。我。摯。友。必。樂。聞。我。近。况。得。我。書。必。貺。我。復。音。也。

於是染筆於墨瓶中。而以兩指捻其黃鬚。畧思索。卽書曰。

愛友惠鑿。余今登新大陸。挹自由之空氣矣。余居此。殊無離鄉去國之悲。蓋所見所聞。與故鄉無絲毫之異也。日報則印以法蘭西文字。余所寓之廠主。亦一法蘭西人。其妻則加拿大土著。而能作法語者。余之寓此。似仍居於法蘭西邦域之中也……

書至此。忽止。幻想又來自語曰。以勃臘台魯意之才貌。而終身不嫁。作枯瘠無味之教師。生涯豈非事之至不幸耶。繼卽自解曰。脫彼立志不嫁。余必有以規。

勸之久。之。覺。已。又。入。夢。想。遂。收。其。放。心。而。自。懟。曰。不。可。作。如。是。想。不。宜。作。如。是。想。不。願。作。如。是。想。是。時。萊。蒙。之。面。又。作。嚴。厲。色。其。靈。魂。又。返。軀。殼。中。矣。遂。染。墨。振。筆。疾。書。述。彼。遊。覽。所。得。足。資。工。程。家。之。攷。證。者。以。告。鮑。希。谷。其。詞。曰。

余啓行時。所乘之舟。名郭思島（重九千噸馬力二萬匹）中途易舟。名撲房斯（重萬四千噸馬力二萬匹）舟主待余頗殷勤。余於此舟得遇亘二十四小時之永晝焉。舟行海中。除停泊時間不計外。共閱八日又六小時。歷二十餘過紐約克登岸游覽。僅歷四十八小時。未盡其勝。擬於返國時。再往遊焉。余寓此間。已閱八日。廠中布置合法。本部引擎之馬力。達五萬匹。此廠所轄各部分引擎之馬力。合之亦得四萬五千匹。不可謂非規模宏大之工廠矣。

萊蒙書至此。筆又停頓。疑慮又起。魯意兩字。又欲自筆端躍出矣。今請鮑希谷。

往亞來朗街探魯意之近况。并代達相思之忱。彼必允我。然此種婚姻必不能成。留此痕跡亦殊無謂。於是署名於下。折箋加封將投郵筒矣。忽思美洲瀑布全球名勝而未贊一辭。未免疏漏。乃於封面上注曰。

尼阿甲塔之瀑布誠足使觀者目眩神駭。

## 第八章

以山澤童辦事之勤奮。胡項橋工不久即成。於是擇日舉行落成盛典。落成之日。工部總長當親臨督禮。并持玫瑰花寶星贈工程師焉。城中官署盛備供張。以俟其至。山澤童則居府尹署以備進見。至山澤童夫人則往范阿脫街車站迎白利徒夫婦。蓋彼等亦約於是日來此以觀盛禮焉。夫人久候不見其來。徘徊于車站側。游人摩肩接踵。令人煩悶。頻頻仰首視懸鐘之針。約其時。踰車到之定刻者。已數分鐘矣。有頃車自山洞中出。若一偉大猛獸奔躍而來。既出洞。

引擎之速度漸減。至站旁。遂停輪。白利徒夫婦遂冉冉自客車中。歷級而下。與山澤童夫人相見矣。

白利徒夫人自離巴黎。恆作愁容。所坐之處。在車之一隅。取一說部書。佯作瀏覽。狀然心中別有所思。怏怏不釋。蓋怨其夫性情乖戾。令人難堪也。初則利全愈後。卽入校肄業。且身上無絲毫火烙痕。於是白利徒夫人遵守誓言。杜門不出。盡心操治家事。以遣寂寞。心殊寬泰。惟時時念夫婦不睦。終非幸福。時欲進言。以消嫌隙。然言不得當。適逢其怒。將蹈前日午餐之覆轍。故欲言輒止。思得一絕好機緣。與之解釋焉。迨有胡項觀禮之行。心卽大慰。以爲夫婦同車從容進言之時。機至矣。故雖以兩子託之姨母。沙飛未免依戀。而準備行裝。踴躍也。沙飛每歲必至聖日耳曼。鎮避暑。故香莉以愛子託之。而白利徒君則以著述爲生命。故於啓行前。將紅封面之一巨冊。囑香莉代爲收藏。家事付託已畢。

然後訂定行期。白利徒謂當以行落成禮之前一日往。而以後一日歸。俾可從容預山澤童家之盛宴。香莉然之。行期定矣。不謂事至臨時而變。夫婦裝束已畢。將往登車。忽接科學大家馬底野函。邀白利徒。今日晚宴。白利徒寧變行期。不忍却其友之請。遂以電話告其友曰。今晚準來。胡項之行已改明日。余將乘首次快車。前赴胡項。也是時香莉方整冠服。聞白利徒電話大驚。急欲與辯。然辯亦無益。以白利徒性剛。決不肯改。且香莉未及啓齒。白利徒已入書室矣。於是香莉進房。投身榻上。作惱恨狀。以爲因此變更。將生許多不便事。首次快車於八點三十五分鐘啓行。蘇弗陸街距聖辣闌車站又甚遠。而其夫又須於開車之前。提早三刻鐘。往赴車站。有此數端。明晨奚暇整容。髮布置冠服乎。處事不度情理。未有踰於此者。然白利徒不受規諫。今雖以困難告之。彼必不聽。必曰。當此夏季。午前四點鐘。日輪已出地平線。而車行須八點半。四小時之

久。尚。不。能。整。備。裝。束。乎。香。莉。又。擬。任。白。利。徒。一。人。獨。往。而。已。留。巴。黎。則。無。以。報。山。澤。童。家。殷。殷。延。請。之。盛。意。輾。轉。思。維。夜。不。成。寐。故。此。晨。登。車。後。兩。人。雖。同。行。默。默。不。交。一。言。也。

山澤童夫人與白利徒夫婦出車站。卽雇馬車同載以歸。路上石板鋪砌未均。每一轉輪。車身搖震。磔磔有聲。山澤童佛籃欣然道。連日籌備落成典禮之粟。碌。且云。今日府署邀宴。彼已却之。不耐受此煩喧也。總長現應府尹之宴。宴畢卽赴橋畔。行落成禮。禮成卽往嵐哈佛菴行農會閉幕禮。論者謂總長禮畢卽行。不肯少駐。旌於胡頊者。因胡頊市民辦理前屆選舉事。政府頗不滿意。不欲長官久停。旌以籠斯邑也。山澤童夫人談論方酣。車已至蒙利蒲萊路。卽山澤童家所居之處也。三人下車入門。見山澤童已自府署出候於家中矣。欣然大悅。山澤童夫人遂挈香莉登樓。樓前平臺滿列桌椅。作宴會狀。楣楹間皆



綴。鮮。花。間。以。綠。葉。憑。欄。閒。跳。山。嫩。河。蜿蜒。目前。河中。舳。舻。銜。接。帆。檣。櫂。比。幾。疑。叢。林。植。於。碧。波。中。焉。極。目。瞭。望。遠。山。隱。現。麗。日。映。之。冥。冥。翠。黛。中。時。露。金。色。臺。前。山。水。香。莉。詫。爲。勝。境。者。自。白。利。徒。視。之。殊。無。足。異。惟。欲。俟。其。友。稍。暇。兀。然。靜。對。以。談。學。業。耳。兩。人。交。誼。甚。深。蓋。此。兩。人。固。同。校。之。學。友。也。然。肄。業。時。情。誼。反。不。甚。殷。何。者。兩。人。同。級。而。不。同。科。也。及。畢。業。後。三。年。實。習。兩。工。程。師。既。同。省。而。兩。家。眷。屬。又。同。居。於。是。交。誼。始。密。矣。性。情。不。同。之。人。往。往。訂。交。至。密。幾。成。公。例。卽。以。兩。工。程。師。論。白。利。徒。工。愁。善。怒。山。澤。童。溫。和。舒。泰。性。情。背。馳。然。兩。人。交。誼。之。深。幾。如。古。之。比。棘。特。與。亞。來。斯。脫。茲。非。公。例。之。不。可。逃。歟。白。利。徒。本。不。知。馬。野。之。慘。死。及。其。家。種。性。之。可。怖。迨。其。母。病。癘。將。歿。臨。終。時。忽。以。其。祖。慘。斃。之。始。末。告。之。白。利。徒。既。痛。其。母。復。恐。可。怖。之。種。性。傳。之。於。彼。憂。懼。不。知。所。爲。神。魂。失。守。舉。止。違。度。居。恆。時。作。愁。容。促。促。不。可。終。日。若。有。大。禍。之。將。至。者。是。時。山。澤。

童輒以理論之。溫言慰之。白利徒神志因以少寧。并從其友之勸。盡捨其祖。因以致命之著述。不復爲之。賡續精神。漸復。軀幹漸健。白利徒之得保其生命。以至今日者。皆其友勸慰調護之功。故白利徒感德不忘。而於巨工告竣。日不得不賀其友之功成名立。

山澤童家所賃之屋。爲舊式建築。外容雖高大。而不便於實用。山澤童君於第二層樓中。備兩臥室。以居白利徒夫婦。香莉所居者。爲一廣室。幔板皆塗彩色。暖爐。懸鏡。之木架。雕鏤人物花卉。凹凸玲瓏。工緻絕倫。惟鏡則以年代久遠之故。背面之襯錫已剝落矣。卽此一物。已足徵是室之古。室中滿列椅杌。皆覆以布墊。圓桌上雜物盈積。至白利徒君所居者。則爲其旁之一小室。室中所貯。皆山澤童君之書籍。此類箸述。翻閱已久。破爛污損。旣不可入之藏書室。以備瀏覽。復不能置之辦事室。以供參考。故貯於此室焉。山澤童飭僕竭力掃除。始能

爲。其。友。置。一。書。桌。書。桌。外。惟。一。鐵。牀。室。中。器。具。如。是。而。已。室。內。用。以。通。日。光。者。惟。一。狹。窗。窗。外。猶。蔽。以。鐵。樞。故。室。小。而。暗。

晨餐後。兩工程師卽入小室。一則坐於牀上。一則坐於室隅之桌旁。山澤童君首先發言。詢其學業之狀況。相問答者數次。覺白利徒之答。頗不明晰。且多遁詞。於是急欲知其直際。乃問曰。汝非恆習圓錐割線乎。白利徒目他顧而答曰。近日。余。不。習。此。曰。然。則。汝。已。畢。業。乎。曰。否。余。知。茄。利。蒙。達。君。亦。從。事。於。此。余。不。欲。兩。人。著。述。相。重。複。故。已。捨。之。矣。山澤童君凝眸視之。作驚異狀。蓋怪其何以退讓若此也。然未及再詢。而白利徒卽續言曰。茄利蒙達。已。讀。米。歇。爾。却。獅。兒。之。大。著。作。以。彼。年。齡。以。彼。勤。奮。胸。中。不。患。其。不。博。惟。少。一。巨。著。以。立。後。世。之。名。余。故。以。圓。錐。割。線。之。事。業。讓。之。令。其。出。一。頭。地。也。山澤童君聞而疑焉。蓋前日。白。利。徒。曾。告。彼。云。茄。利。蒙。達。君。所。著。之。書。失。其。綱。領。且。有。冗。長。之。病。何。以。今。日。

譽之。不置。而以不朽之盛業讓之於彼。耶問題愈逼愈緊。白利徒無可掩飾。不得已。遂告實情於其友。曰。近日方據馬野原理著一算術哲學書。山澤童君驚而呼曰。不幸哉。吾友也。汝尙不知此事。足引人於危道耶。博士銳聲抗音而答曰。余非不知之。然非余莫能爲是書。且非余莫宜爲是書也。意念已熟。計畫已定。事之至艱者。皆已解決矣。凡著一書。其困難處在籌備之時。蓋書之最要者爲體例。體例已定。其餘皆迎刃而解矣。凡處事不可多疑。疑則無成。若作一事而必徵意見於衆人。將永無成功之望。余著此書。昔亦惶惑。今則堅定矣。山澤童君愀然言曰。汝將因是怯弱矣。白利徒泰然答曰。余已變易窗牖之啓閉式。此事殊不足慮。

白利徒語畢起立。往來小室中。舉趾甚高。屢搖其目鏡。蓋博士當辯論時。恆作是態也。繼乃言曰。使吾祖所創之學說永垂不朽者。余之責也。馬野原理昔有

人爲之證明。今日余將別取一式發揮而光大之。變易其節目增損其字句而原理之根本則仍而不革。此余所持之宗旨也。白利徒語至是忽止。立於友前默然有間。乃復言曰。余之志更有進於此者。余書告成不特馬野之名理復現於今世。若日星之垂天壤。且可使人類不勞力而得直理。此余書之大義。亦卽余著書所持之首要宗旨也。此事余曾商之馬底野。渠深以爲然。勸余速成之。山澤童聞馬底野二字遽然以驚。蓋馬底野爲兩工程師之師。力學甚病。癱瘓自腰以下不能行動。然腦經未損。雖不能據案作書。尙可坐而論學。今白利徒敬其師而以著作事商之。將蹈其覆轍。故其友聞而驚也。山澤童知其友剛愎不受規勸。乃將順其意而問曰。汝將以一人之力成此大著作乎。白利徒喟然答曰。余誓必成此。博士語畢。忽若不快於窗戶之洞。開者疾趨而前。舒其掌意欲闔之。而爲鐵柵所格。急縮而退。

是時兩夫人亦在房中相對暢談。山澤童夫人以冬間寂寞之狀況告其友曰。胡項居民。齋陋與華。歇爾人有同病。彼則嚴厲。若中右之路德教徒。此則迷信。若天主教徒。見略事修飾之婦人。卽訾爲不貞。故居是邑者。態度須嚴毅。衣服須樸素。殊令人悶損。此事談畢。卽述其夫可笑之歷史。以爲山澤童心易外馳。令人難堪。當時時監察之如管理童子狀。然其劣性仍不能改。山澤童夫人且笑且述曰。汝不能料前次府署跳舞時。彼所持之狀態。將蒞會。吾兩人登樓各入己房。更換衣服。余入室著外衫。訖意。渠性躁急。當卽來此。乃久候不至。於是置身桌旁。徐徐整理髮髻。良久仍不至。心竊訝之。陡聞鐺鐺聲。外室自鳴鐘已報十一點矣。乃疾趨其室。將告以余整備已訖。候渠同行。噫。汝試思之。此時渠作何事乎。方以手握拳酣睡榻上。蓋以更換衣服故卸却裝束。是時渠已忘府署之跳舞。以爲去衣而睡。仍如平日之所爲也。於是余大聲呼之。急搖其身。渠

乃醒而赴宴。豈非事之至可笑者耶。言已大笑。

香莉則懟白利徒之乖戾。并述游歷胡項時之狀況。以證之。卒乃歎息曰。如此乖戾。將何術以制之乎。山澤童夫人答之。以爲據彼意見。與此輩相處。面折其短。亦殊無益。蓋性情乖戾者。決不能虛心以受忠告也。當知婦人兵器。用以制服男子者。有二。曰矯飾。曰狡猾。當平居時。絕不露悻悻之色。及機會當前。則急起直追。蹈間抵隙。以赴之。如是則可出險巇而入平夷。此一席話。足亂香莉之心曲。香莉私念。自初婚至今。所以規觀其良人者。屢矣。折之以理。喻之以情。而卒不能收尺寸之效。豈制服男子。不得其道歟。抑規勸性情。乖戾之夫。不宜首先發難。批其逆鱗。當俟其來就時。相機婉諷。以導之歟。凡此法術。皆香莉所未知。今聞山澤童夫人言。而頓開茅塞者也。然香莉性懦怯。鮮閱歷。仍不敢全信。山澤童夫人之言。蓋恐此術施於他人而効者。施於白利徒而未必効也。

兩人閒談畢。行禮之時已至。於是出房觀禮。煌煌鉅典。觀者如堵。然自香莉視之。亦不措意。第見落成禮節。首尾相接。一幕畢。一幕復現。若活動影片之疾展於目前而已。首爲長官入席。威儀甚盛。繼以市民之軍樂隊。樂止。長官及來賓相繼致祝詞。祝畢。長官以玫瑰寶星。絡於工程師之制服上。於是羣唱馬賽。間思歌。以慶成功。觀者皆鼓掌以和之。聲震原野。禮成賓退。觀者亦散。是時日輪西匿。蒼蒼茫茫中。惟見遠峯受斜陽反射。呈金碧色。亂鴉振翼歸巢矣。於是香莉回房。卸其裝束。覺頭昏目眩。困疲不可言喻。觀禮終日。所留於腦際者。惟喧鬧之狀。及繁碎之儀文而已。

香莉休息未久。忽僕婦入報。堂中開宴矣。於是又整裝入席。山澤童家所賃之屋。爲古式。故膳堂廣大而崇嚴。不幸年久失修。壁板昔甚華美。今呈凹凸破壞。剝落垂垂欲倒。高大暖爐亦已毀壞。懸掛之畫。閱歲久遠。迷離暗淡。無從辨其



景物牆壁間發蒸酸氣透入腦間令人難堪衆賓入席後山澤童夫人恐來賓見此盛筵將必憶渠爲食肆之女故布置筵席能若是之周密急欲掩之乃起而宣言曰凡此筵席彼絕未預聞此乃胡項城中某菜館所承辦凡大至桌椅細至刀叉桌上之花卉席間之菓品夜間所需之電燈皆由彼家包辦余絕不干預之

女主人宣言已畢僕人相繼進肴席間肅靜無喧但聞匕叉著磁盤鏘然作響及進酒進肴之僕人往來地上步履之聲而已山澤童之右爲發司夫人卽府尹之細君軀幹魁碩之婦人也而氣象尊嚴容貌復香腴可愛望而知爲貴婦人也彼伺察其夫甚嚴目不轉瞬以視之隣座之人與之昵語彼若未聞惟偶見府尹與其旁坐山澤童夫人有所談則必傾耳以聽凝神以思若蘊無窮之疑慮必欲猜度兩人語言之意義而後止者蓋近數日屢有人以工程師夫人

之放誕密告發司夫人者故今日嚴察之將證流言之確否也府尹夫人詞察良久覺困疲乃自慰曰府尹平日之起居閫以內余伴之閫以外祕書伴之外遇將何自而來今日之防堵得無余之過慮乎繼又自疑曰府尹每出必與祕書偕得毋兩人狼狽故令其伴以祛余之疑乎凡此疑慮蘊於中卽發於外府尹察其聲觀其色頗覺之卽凝持其態度不敢妄動亂語惟以手徐捋其鬚并微蹙其腹以示尊嚴而已山澤童夫人與之言則頰首作矜持狀旋即他顧不敢凝視白利徒夫人有所問則正色以答狀亦如之

山澤童之左爲軍統聖郭思末之夫人性嚴厲而狀落窶殊不以此類宴飲爲樂事惟無術以却山澤童家殷殷延請之盛意不得不赴筵耳然怏怏不懌之色不能祕也蓋軍統夫人一貞介女子疾惡若仇今山澤童夫人風流放誕之聲播於全城彼亦時有所勘殊不欲與之接也時時與其夫談欲往母家以避

落成禮。其夫不之許。故牽率至此也。軍統則坐於山澤童夫人之左側。出身騎士善超乘。射擊故雖致身通顯。武士粗暴傲慢。氣習仍未消除。軀幹修偉。儀容甚壯。灰色鬚髯。上捲若鈎。頗饒逸致也。軍統之左爲工程營長之妻。勃留濃夫人。嬌小羞怯。無所表見之。女子也。其左爲稅務官陸摩。又其左爲府置祕書長。薄提愛君。身肥而面赤。貌愉而神和。座中人無不樂與之談。蓋交際場中之健將也。又其左爲昂斯萊夫人。面微紅如初放玫瑰。無以喻其嬌。初望之不知其爲三十餘人也。爲狀至樂。議論噴湧。唾沫飛舞。濺其隣座。而笑聲時作。能使座客生歡。又其左則爲白利徒矣。

至桌之他半圓。則坐於軍統夫人之側者。爲營長勃婁。其次爲陸摩夫人。又其次爲烟草技師嵐甲朗君。面削而身修。容色灰白。眉目間隱隱露愁悶狀。又其次爲工程師昂斯萊。恒作笑容。與其妻有同調者也。又其次則爲香莉矣。

營長勃婁濃者。山澤童君之勁敵也。兩人絕不相讓。當其肄業於藝術大學也。彼爲紅色班。而山澤童爲黃色。及山澤童効力於橋梁工程也。彼任營長。又時以工程不便於軍事。計畫爲言。與山澤童相爭執。公牘往來。兩人各以銳利之筆墨。演文字之戰爭。自是後。兩人仇怨。遂日益深矣。然勃婁濃席間。絕不露悻悻之色。惟頻目其婦。若不能釋然於懷者。蓋知席間不乏齒牙伶俐之子。而其婦怯懦不諳詞令。恐發言不當爲人所笑。將遭舌戰之蹂躪也。繼又愀然以思曰。吁。可畏哉。陸摩夫人之詼諧也。彼在席。余婦其將不免矣。然陸摩夫人此時絕無播弄勃婁濃夫人之意。惟將十六人之坐位一一察之。怪山澤童家布置之不善。意謂其夫之官階與旅長相當。則其坐位應居府尹之右。而以年齒論己之位次。亦當在府尹之側。較前於勃婁濃與白利徒兩家也。陸摩夫人頻睨山澤童夫人。似甚不滿意者。惟覺席間肅靜不便。以此事首先發問。失主人歡。

故忍而不發。至烟草技師。則悄然穆然。身在座而神不屬。若有無窮之隱憂。踞其腦間者。私念曰。自此以往。製造廠之前途。將不堪問。工人久蓄破壞之念。近數日內。浮動之象。已萌芽矣。今晨接一工黨公函云。工廠若不於數日內。刪除苛待條例。彼等必有以報之。將大不利於廠主。又聞工黨之主謀者。爲一家世清貴之婦。名竇梅。西頗具才略。前數日亦有書致余。設詞甚巧。余尙未答。今日不可不以此事。乘間一告府尹。請其嚴爲警備。以虞暴動。

是時席間漸聞人語聲。惟音細。幾不能辨。蓋衆賓見僕人進湯。而席間仍寂無聲息。殊乏生趣。故各與其隣座。附耳密談。以暢胸臆。山澤童初入席。卽求一妙語。與其隣座談。久思不獲。至今乃得之。顧謂府尹夫人曰。今日天氣清朗。日光晴麗。實吾儕之幸也。夫人以爲然乎。府尹夫人聞之。若不甚措意者。率爾而答曰。誠然。其雙眸恆盼其良人也。是時軍統方頰首。與山澤童夫人談。發揮平日

所持之理論。其言曰。今之議者。每訾騎兵爲不適用。等之於角技。鬥力賣藝之流。以爲是國家用以威敵之飾物耳。此乃大謬。以余觀之。騎兵善超乘。精射擊。進若迅風。退如疾電。屯則山湧。行爲川流。其武藝戰術。遠在步兵上。數年前。余隨日耳曼皇帝大閱。見騎兵一隊與步兵一團戰。衆寡懸殊。然騎兵卒能以少擊衆。衝其中。堅步兵不能禦。而潰。此騎勝於步之明證也。

山澤童夫人聽此。殊不措意。蓋彼方喜怒交集。喜府尹軍統稅務官之枉駕蒞宴。而怒審判長財政司測量局長之却請不至。延客三十人。而僅來其半也。今日之宴。一以慶鉅工之成。一以顯寶星之榮。故山澤童夫人平日雖待其夫。殊落窶視。爲無足重輕之輩。今日亦若倚日月之末光。驤青雲而上騰。趾高氣揚。辭色之間。深以得此夫婿爲幸事也。軍統不悟與談之人。神不相屬。仍抗論不已。於是山澤童夫人倚身於椅背。微作斜勢。以羽扇掩半面。睨香莉而微笑。香

莉之左右隣一爲府尹穆然靜毅示其山嶽巍峩之概一爲工程師昂斯萊狀若童孩對其婦吃吃憨笑不已香莉居其間殊乏興趣也乃詳察座客裝束以排悶見女賓服飾皆平庸而已之服獨麗足以傲全座之人不禁栩栩自得繼見其夫適得其反冠履不整衣服汚陋望之堪笑則又爽然自失昂斯萊夫人者陸軍礮隊官之女海軍礮隊官之姨工程師之妻諳練學校掌故者也是時方娓娓述學校瑣碎事不意適中白利徒之所好遂傾耳以聽覺津津有至味及其描摹盡致時恍若置身講堂覩教師之口授指畫而與同學者相周旋然此非香莉之所好急欲求一同調者與之談

軍統見山澤童夫人於行軍用兵之術非其素習無意聽此遂捨之顧而之勃婁濃夫人正欲有言而祕書長適以胡項新選國會議員之名氏告軍統遂以詢勃婁濃夫人曰夫人識此人乎曰余深識之蓋余曾與彼同預婚宴也胡項

士語同預婚宴者卽與人結婚之謂勃婁濃夫人本欲言某家行婚禮已往賀之此人亦在與之同席而宴也不善措詞遂貽此大笑柄此語一出合座嘿然惟見各人力合其唇不令笑聲震爆營長大窘面頓赤是時烟草技師見發言之時機已至於是遂以胸中所鬱結者陳之府尹聲悽而容戚陳述之語冗長無倫次心有所怖而然也其大要言此次烟草工人之擾動頗似前次縲工之亂近數日內彼等結盟立社朋行往來反端已見地方有司不以武力懾之製造家將受蹂躪之慘并誦才亞米報之紀事以證所言之非妄府尹聞之殊不震驚仍以紫膚之手徐捋長髯長官發言最宜審慎偶有偏倚卽生弊病府尹雅不欲其言稍落涯岸遂以模稜兩可之詞答之曰此事最複雜容余徐思之語畢寂然嵐甲朗君見所請不應更申前說曰事急矣工人聲言每日工資本得兩佛郎者今當增至三佛郎本得一佛郎者今當增至四佛郎苟不允卽罷



工。事。變。在。卽。安。有。府。君。徐。思。之。餘。地。乎。

嵐甲朗語時。聲調激越。合座懔然。輟談傾聽。白利徒夫人首呼曰。同盟罷工乎。此事之至慘者也。香莉性慈悲。聞同盟罷工。武士馳馬蹂躪之慘狀。婦孺啼飢號寒之苦况。恍現於目前。不覺失聲而呼也。香莉詞畢。軍統踵言曰。以余觀之。同盟罷工。不特無損。而且有益。何以故。有此暴動。足寒工廠之膽。而遏其欺抑工人之狂。燄若余者。固表同情於工黨者。凡人。不惜死以報仇。雪恥者。皆余之所欽仰者也。軍統二十五歲時。率兵平鑛工之亂。力戰克之。流彈中股。以勇烈聞。遂受上賞。彼今日之榮顯。皆同盟罷工之賜。故其言若此。於是山澤童側其身。面軍統夫人而問曰。夫人之意。得毋與軍統同耶。然聖郭思末夫人未聞也。方瞠目視盤中美。利堅龍蝦。夫人於此肴。有狂嗜。今見僕人進此。心卽躍然。動欲急取食之。恐遭饜飡之譏。捨而置之。則無以饜其慾。且此物不耐久置。今日

不食。明日卽腐朽。殊失珍惜。佳肴之意。中情惶惑耳。聰遂塞。久之乃能克其口腹之慾。而山澤童重申前問矣。於是夫人匆遽答曰。拯斯民之困厄而導之於善者。婦人之職務也。他非所聞。

營長勃婁濃亦雅不以工廠苛待工人爲然。故繼軍統夫人而抗聲言曰。余所痛恨者。武力服人之四字耳。語畢。瞋目盼其婦。禁不發言。恐更貽笑柄。是時稅務官方以匕乂割龍蝦而食之。且啖且語曰。以武力待工人。殊不得當。蓋彼輩非與國家爲敵。特以終日勤動所入不足以養父母。贍妻子。饑寒逼迫不得已。而出此以求工資之略。高耳。山澤童夫人乃微搖其扇曰。除武力外。豈無他法。足以平此難乎。於是烟草技師喟然歎曰。夫人尙未深悉罷工之情狀乎。此非人類乃猛獸也。軍統聞之。疾轉其身。掉首顧之。厲色冷笑。嗤之以鼻曰。今世曷嘗有猛獸哉。以余所聞。社會中惟存一種動物。以資財爲爪牙。以長官爲皮革。

專吮工人之脂血以自肥。吾儕今日尙未確知其族類。其陰狡凶惡。殆較猛獸爲尤甚也。工人豈嘗搏噬君等。而君等顧屏之於人類之外。以猛獸待之乎。君以猛獸詈工人。恐工人亦此詈君。此如窺望遠鏡者。所見景物之大小。遐邇。悉隨所持之兩端而定。不可執一論也。昂斯萊夫人曰。軍統試告我。我與虎孰猛。苟如君論。以望遠鏡之兩端例之。則虎不將謂我乃猛於彼耶。昂斯萊聞而大笑。顧謂香莉曰。余妻恆作滑稽談。令人發噱。

是時陸摩夫人急欲破其沉嘿。蓋彼自入席至今尙未發言也。於是述一軼事云。富豪某美利堅人也。厭薄人世之浮華。慨然有隱身巖穴之志。製一大鐵籠。裹糧入非洲深林中。置籠於麋鹿羣集處。身居其中。而與之爲友焉。軍統曰。諸君聽之。若此人者。真與禽獸爲伍矣。言已大笑。席間談論遂漸轉移。不羣集於同盟罷工之一事矣。然嵐甲朗君。鏗而不舍。仍向此點以進行。屢詢府尹意見。

曰。速。以。兵。力。弭。此。叛。亂。者。是。否。爲。長。官。所。持。之。宗。旨。也。府。尹。頻。捋。其。髻。因。同。盟。罷。工。一。事。而。府。尹。靜。穆。之。態。少。間。矣。蓋。渠。深。悉。此。中。困。難。處。以。武。力。懾。之。策。亦。良。是。然。兵。力。一。動。國。中。清。議。將。羣。起。而。譏。其。殘。暴。且。同。盟。罷。工。事。理。至。奧。蹟。頭。緒。至。紛。繁。鮮。有。能。審。其。曲。折。者。處。置。偶。不。審。慎。卽。足。召。地。方。之。騷。動。而。於。宦。途。之。前。程。亦。大。生。阻。力。故。遲。回。審。顧。不。敢。徑。答。然。嵐。甲。朗。君。屢。問。不。已。終。不。能。嘿。爾。而。息。而。座。客。之。耳。目。羣。集。於。長。官。之。一。身。以。聽。話。言。之。出。於。是。府。尹。整。襟。危。坐。抗。聲。以。答。曰。鄙。意。數。日。間。決。不。至。有。意。外。之。虞。工。廠。無。庸。過。慮。且。余。可。保。工。黨。決。不。懷。破。壞。之。意。辦。理。此。事。首。當。召。集。工。人。而。勸。諭。慰。解。之。諭。之。不。聽。然。後。徐。議。處。置。之。法。蓋。當。今。民。國。政。府。優。待。勞。動。之。人。恆。宜。以。恩。德。消。其。嫌。隙。不。當。以。壓。力。深。其。讎。恨。也。座。客。聞。之。穆。然。不。動。嘿。然。不。語。惟。府。署。祕。書。長。每。長。官。一。言。之。出。彼。必。頷。其。首。若。深。以。此。論。爲。然。者。

白日冉冉西匿。桌上供花落英。繽紛集於案。幕窗扉洞開。撲火之蛾。飛躍而入。朋聚於電燈罩。環繞跳踴。若以映此光明爲幸事者。窗外夜氣清澄。涼風拂拂。中微聞鼓吹。悠揚遠處。方跳舞作樂也。河面薄霧徐起。籠罩兩岸。月色映之。不啻銀色羅縠。張於原野。座客談論重起。然一問一答。聲輕而意泛。蓋久坐神疲。不復能作切實之討論矣。適僕人進香冰酒。府尹遂起立。俟衆人語聲息寂。卽僂身曲肱微笑。而進頌詞於主人。曰。都邑之興盛。端賴交通之便利。今幸巨工告成。旅行無跋涉之虞。熙攘往來。工商有振興之望。則異日者。此邑之駿昌。駿熾。皆此橋之賜。卽吾工程大師之賜也。大師以勇毅之力。靈敏之術。建茲豐功。上承國家殊榮之賜。下受人民歡忭之忱。鄙人忝長斯邑。躬逢盛典。烏能不於吾工程大師山澤童先生之前。一申其慶祝乎。府尹祝畢。衆賓皆舉樽以屬山澤童君。

山澤童君起立致答辭。然辭令之才不及府尹遠甚。首發一語。卽不能清晰。繼則身愈搖而辭愈蔓。聲嘶意雜。聽者幾不能辨其指歸。其大要言橋梁建築之功。當歸之於前任工程師李郭亞君。彼僅承李郭亞之遺規酌斟損益。以竟餘緒。不敢攘他人之功。以爲己有。其結語曰。李郭亞之所以不竟其功者。不幸短命故也。合座之人聞而竊笑。山澤童覺之。知己言呆滯失靈動之趣。遂愧赧無地。嘿然僵立。口張目瞋。兩手力據膳桌之邊。若恐己身之下陷者。當窘急時。府尹起而救之。告於衆曰。吾儕當公進一觴。爲新得寶星者壽。於是座客皆舉觴屬主人。山澤童遂歸座。暢飲而昂。斯萊夫人復述學校中兒童嬉戲之狀。以爲笑樂。座客精神因以復振。有頃。山澤童夫人忽起立。出席挾府尹臂。步出膳堂。歛身向之曰。君何日至巴黎。曰。星期一。曰。府尹答語時。聲顫而形匆遽。恐其婦見之也。

宴畢。衆賓皆入吸烟室。軍統曲肱。以肘著暖爐面。一手持酒盃。且飲且語。述軍中遺聞軼事數則於昂斯萊及薄提愛。每遇城中公宴。畢統恆以此數則爲談助。兩人厭聞之矣。然今日爲周旋。軍統計仍含笑傾耳以聽之。若聞所未聞者。稅務官與營長則植立於府尹之前。討論軍官之階級。府尹是時方踞胡床。以坐。交其兩股。手持大雪茄。吸之。烟氣氤氳。火光閃爍。映射幔板。作小圓形。傾耳以聽。首漸前俯。若深有味乎兩人之言者。室隅小圓桌上。滿列筆墨及繪圖器。山澤童方伏案。作新橋之草圖。白利徒旁立。凝眸以視。意殊身得也。是時惟嵐甲朗。君仍在膳堂中。彼惡烟味不入此室。踞椅獨坐。方寸撩亂。蓋彼所懷之憂慮。訖未解釋也。至衆夫人則羣集於吸烟室之前。軒環列而坐。成一圓形。談家庭瑣碎事。某地食肆。烹飪合度。某處縫工。手指靈活。某家僕役。伺候殷勤。與會頗淋漓。久之。談資漸竭。興亦漸衰。語聲零落。睡魔乘之。欠呻時作。於是彼儕力。

振精神以盡餘興。目欲闔而強張之。聲本低而故抗之。語本無謂而亦矜張以聽之。忽聞鐘鳴十下。於是府尹首起告辭。衆賓繼之。白利徒夫婦亦返寢室。煌煌落成大典。遂以告終。

白利徒入室。面呈歡容。覺今日典禮既盛。飲饌又豐。來賓皆一時俊乂。而胡項復山水清妍。今日之會。幾無一不愜人意。惟有一事不能不引爲缺憾者。卽山澤童對府尹之答辭是也。以彼之才藝。顧瞻小如鼠。當衆不能宣一詞。甯非怪事。雖自古著作家好思慮而精學術者。往往無應對肆辯之才。然山澤童既預知有今日之宴。曷不預撰數語。反覆熟讀。以免臨時之局促乎。白利徒思至此。柔聲以語曰。要之今日之會。極一時之盛。山澤童君足以自豪矣。香莉詰之曰。汝以今日之宴爲樂耶。先是香莉入室。踞胡牀以坐。縱目視良人。見其游行室中。往來不已。心卽煩悶。而革履著地板。聲磴磴然。聞之頭痛欲止之。恐觸其怒。



遂緊齧其牙以防惡聲之出。當衆賓散出時。香莉本欲與其友山澤童夫獨對。暢談近况。乃渠以困倦告。不敢強摟。遂怏怏歸臥室。香莉於今晨動身時。白利徒之乖戾。心本不平。又益以此不如意事。怒鬱於中。有觸卽發。若大潮之扼於隄。蓄積澎湃。一有隙漏。無不潰決而泛濫者。故聞白利徒言。卽復詰之。殊不詳所語意義之若何也。白利徒聞其婦有言。卽揚目以視之。於是香莉復申言之。曰。汝以今日之宴爲樂耶……噫。吾友今日之會。君以爲樂。余以爲苦。君知之耶……語時色厲而聲戚。白利徒聞而訝之。乃徐謂之曰。汝今日倦乎。曰。安得不倦。黎明卽起。君又百端催促。曰。速整爾裝。速理爾髮。曰。汝曷不早爲之。備致令匆遽。若此。又云。首班車將行。再遲卽無及矣。余與汝乃匆匆赴車站。及蒞是間。而酬酢終日。無片刻休。君試思之。余不憊甚耶。白利徒君慰之曰。香莉。汝勿戚。今晨余之促汝者。固令人難堪。然此乃家庭恆有之細微事。至不足道。而汝顧。

置之胸膈戀戀不捨。耶。汝。今。雖。憊。苟。能。安。眠。精。神。卽。復。明。日。余。與。汝。乘。一。點。鐘。之。車。以。行。儘。汝。酣。睡。不。汝。擾。也。

於是白利徒移其椅。旁香莉而坐。含笑以對之。貌和而神靜。所以慰勞其婦者。甚摯。且解釋。今晨催促之。故措辭和平。絕不矜尙。意氣香莉覺之。猛憶山澤童夫人降伏男子之訓言。乃思曰。或者報復之時。機至乎。今晨所受之憤懣。當可稍洩矣。乃起立。向暖爐行。暖爐者。香莉置紅色封面巨冊之所也。徐舉手指謂白利徒曰。君試察之。是卽昨日君所鄭重託付於余之物也。白利徒仰首蹙額。靜觀其婦。良久不釋。蓋覺辭色有異。潛心玩索。急欲得其命意之所在也。然香莉穆然不動。不語。惟兩目頻轉。白利徒覺之。知是語有爲而發。所以報今晨催促之讎。顧不欲與之爭辨。乃自語曰。甚善甚善。語畢。反身出門去。香莉目送之。仍兀立不動。面有得色。蓋香萊自覺今日勇氣倍於昔時。白利徒素以傲慢聞。

今以片語折之使之逃遁不覺欣然自得香莉謂白利徒今雖去必復來狂燄已熄當必就範然後從而規勸之諒無不聽立候良久不見其來覺頗無聊乃去席間所御之盛服折而疊之置之篋中并取行裝置之牀側以備明日之用料理已畢仍不見白利徒之影踪漸不能耐乃啓門向良人之臥室以行見室門虛掩門隙露縫乃側身以入香莉驚愕幾失聲以呼蓋香莉以爲頃所發之言足以殺其狂燄折其傲氣入室後必露輾側不安之狀今乃反是彼方伏小桌上手持一卷書就燈下讀之殊怡然自樂也。

### 第九章

藝術大學同學會定期開學期懇親會於博士研究社中會式絕簡主持會務者意崇樸儉而斥浮華故來賓服式皆有定程有華美溢度者概擯之門外至開會節目歲有常例無大更動首演一劇繼以會友一人之演說如有閒暇則

會期可延長。延長之時。謂之餘興。會友之年幼者。恆於堂中。滿鋪細沙。作跳躍戲。來賓列座以觀之。以盡餘興之樂。此開會節目之大概也。定例非藝術大學之畢業生及其家屬。不能參預此會。故會中人皆通儒碩學。或以著作名。或以功業聞。負一時重望者。會式雖簡。節目雖畧。而國中士大夫皆欣羨之。以爲一入此會。不啻有榮譽也。會中人操業各殊。有工程師。有實業家。有官吏。有學士。迨開會日。皆萃於一堂。握手言笑。恍若少年肄業時之狀況。其富於記憶力者。則追述昔年嬉戲事。描寫盡致。聞其說者。不啻置身學校。觀學生之跳躍浮動。歡笑聲。震盪屋梁也。

白利徒君反自胡項。囚身書室。絕不見外人。面今聞同學懇親會。定於春節前一日舉行。而演說者爲蒙德龍君。亦欣然願往。香莉雖甚不樂蒞此。枯寂無味之會場。然爲周旋。白利徒君計亦絕無反抗之色。屆期白利徒夫婦同行。洩會。

既入博士研究社之門。香莉卽運眸以眺座客。見相識者頗不乏人。座之首行爲茄利蒙達君。及其眷屬。茄氏夫婦頗欲爲其女擇婿。故每會必臨。以便物色妙才也。次行爲西木乃氏之三女。其側則其父在焉。貌嚴厲而眉濃厚。望之儼然。遠處羽冠搖曳而嗽聲。時作沙台夫人也。其夫伴之軀幹脩細。面容瘦削。柳絲之柔。蘆幹之瘠。沙台君殆兼有之矣。有一人據堂之深處。貌癯容瘠。狀若鬻饅者。拍來戴維君也。其女旁坐。面亦扁削。酷肖其父。褐色之髮錯雜不整。頗似修道院中教士。歷久未修之長髯。白利徒夫人入座後。神志稍定。見相識者又有軍統米歇龍夫人。鮑希谷。馬奇。萊蒙數人。而姨母沙飛亦在座。萊蒙方自美洲歸。昨日始登岸。身雖蒞會而神不貫屬。方默念游歷之情況。新大陸之橋工。座客中孰相識。孰不相識。皆非所注意。而沙飛則固見白利徒夫婦之來。招之以手。令其近前。兩人乃旁沙飛而坐。沙飛見甥之蒞止。欣然大悅。并盛讚今日。

因蒞會而散步。足消挹鬱而解愁悶。爲甚有合於衛生術也。沙飛之側。郭裨馬野君在焉。容貌嚴毅。鬚髯脩美。色白若銀絲。胸間寶星燦然。此科學家之泰斗也。卽以彼新著之石灰製造說論已足爲實業家拓一新地。學者稱爲費甲之流。亞費甲者。名工程師。而以製煉石灰聞於世者也。郭裨馬野世以算術聞。其名已上達科學院矣。彼顧不以門第自負。欲於實際科學有所發明。遂著此說識者榮之。

香莉坐未久。面色忽變。蓋瞥見塔司魯喬治。目光灼灼。睨彼不釋。狀類飛鷹之覓食。塔司魯何爲而在此。渠蒞同學會。此其首次。其爲會晤香莉而來。絕無疑異。然則渠之不能忘情於香莉。可知矣。渠曾竭力以覓香莉。而香莉多方以避之。今旣實逼處此。香莉之心大震。處此廣座之中。固不虞塔司魯之侮辱。然天理人欲之戰。又熾然起於靈臺。故是時香莉之魂魄震蕩者。非畏塔司魯。乃懼。

情慾之復熾也。旋見蒙德龍已登臺演講。光浪震動之原理。名理超超。耐人尋玩。聽者皆凝神一志。香莉獨充耳不聞。惟急求一術解塔司魯之逼。香莉深知此事非空言所能解釋。彼心地已爲情慾所汨沒。不復聽命於天理。以理喻之。適招其譏耳。且疏之太甚。彼必生疑而急求親密。其逼迫將愈甚也。香莉心緒紛擾。久之若有所悟。忽得一排解之策。曰。曷不移塔司魯之情於他人乎。已苟爲之介紹。一好女子作彼佳偶。則彼必鍾愛於新人。而對於己之情。愆不將因之稍疏乎。少年人聞談婚姻事。往往樂之。塔司魯必不拒我。此誠救治情癡之良劑也。

是時蒙德龍演講已畢。座客皆鼓掌稱善。茄利蒙達拍來戴維。郭裨馬野。白徒利。皆起立疾趨向演說大家。致其欽佩之辭。忽聞鈴聲三響。警衆歸坐。蓋亞台翁劇院所編之滑稽短劇將開幕也。香莉仍若一無所聞者。惟自語曰。能配塔

司魯者誰耶。將以誰氏之女介紹於彼耶。乃凝眸偏視四隅。求之座客中。自問而自答曰。拍來戴維女士耶。曰否。茄利蒙達倍爾脫耶。曰否。西木乃諸女中擇其一耶。曰否。久之忽得一人。其名氏躍現目前。枯索得此不啻陣雨欲來天際。烏雲中電火閃爍。倍增明亮。其人非他。卽陸馬雅愛倫也。當古維野家跳舞時。渠曾與塔司魯對貌美麗而家富厚。其父又踞顯位。塔司魯得此勢力之家爲親戚不難致身通顯。事之無欠缺無咎悔能成功者無有逾乎此矣。香莉悒鬱頓舒長歎一聲。若釋重負。是時短劇已畢。將從事跳舞矣。

塔司魯頗顧左右。見無人監其行動。卽疾趨香莉。至萊蒙則與其父並肩旁蒙德龍而立。鮑希谷則踞室隅。與米歇龍軍統暢談。近日藝術大學監督出缺。尙無替人。米歇龍頗屬意。故來巴黎以謀此事。今日與鮑希谷密談者。殆爲是歟。馬奇君則潛入小室。吸雪茄。臨窗吞吐。殊自得也。塔司魯自於蒲羅尼叢林中。



徒勞佇候後。欲晤白利徒夫人之心頗切。故今日見之。首欲問者。前日爽約之故。次當釋其疑慮。蓋香莉多疑寡斷。往往事將成而忽敗。約既定而復叛。今當有以固結之。使之永不反覆。苟仍不得要領。則彼與香莉從此宜無事戀戀矣。塔司魯趨近香莉。僂身爲禮。卽邀之對舞。香莉却之。且曰。座中不乏妙齡美女。子而必欲與己舞。君意安在。語時。香莉仍坐椅上。絕不爲禮。容厲而聲顫。聞之駭然。塔司魯急與之辯。香莉不爲屈。徐解之曰。君於余之情。慊捐棄爲佳。蓋余爲貞潔婦人。必不受。人。蠱惑。雖余與君意氣甚投。昔日之情。款余亦感不能忘。然余與君之交誼。自此而止。不願引而伸之。自今以往。余不欲與君談論矣。塔司魯閉目靜聽。以兩指頻捲其鬚。絕不露驚駭色。心殊泰然。以爲是乃婦人之恆態。今雖盛怒難侵。然苟馭之以柔情。餌之以甘言。則將雲消冰釋。仍矐就我矣。今之嚴威不足畏也。

香莉雖仍抗論不已。然色稍霽。語漸和。規之者半。慰之者亦半。不復如初。發言時之盛氣難親矣。其意若曰。當此盛年。曷不締昏。都中多美女。郎擇其一。以求婚。媾則室家克構。異日子女繁衍。門庭昌熾。非人生之幸福耶。香莉語至此。稍間。復言曰。余識一人性情。既慈和而賦秉。又敏慧逸羣。彼與余爲姻戚。此卽陸馬野愛倫也。以此配君。諒亦君所樂聞矣。塔司魯聞之竊喜。蓋愛倫者亦塔司魯之意中人也。屢欲求婚而不得其便。欲求助於香莉。又恐香莉見拒。今旣自言之。則事之成可預卜矣。歡忭之餘。益欽香莉之貞潔。而深以向日之所爲不無冒昧也。

塔司魯於是敦囑香莉往陸馬雅家談婚事。當審慎出之。以爲陸馬雅家世顯赫。今某以窶人子欲配其女。必所不願。且將疑其附聲光有所請託。故往與家長談。必不得當。不如徑與愛倫商。或可有成。愛倫性忠直。聞悔惡從善者。求與

訂婚。彼必不拒。前日某告以悔過。彼卽握手致殷勤。是其證也。故今日談婚事。當審愛倫之性情。從其勸人信道之一念。以入則事無不濟。愛倫允其父母。無不勉從之矣。香莉深然其說。且亦大悅。蓋樂塔司魯之愛情有所消納。不復侵及己也。乃低聲謂塔司魯曰。君今可與女士舞矣。塔司魯未及答。忽見鮑希谷向彼二人而來。遂捨香莉掉首徑去。鮑希谷與軍統暢談藝術。大學近日之變遷。談畢。卽急赴白利徒夫人疾趨而前。若風雨之驟。至彼悅香莉者久矣。今日見之。不可不急吐胸臆。以通情愫。然香莉今日殊大幸。竟未爲僮父所纏繞。以鮑希谷行近。香莉未及發言。而馬奇忽來握手。且告以彼近得一位置於西甲哈茄省。爲彼所夢想不到者。一月以後。彼時離兜尼齊而赴美洲矣。語至此。鮑希谷急斷之曰。君久居兜尼齊。能作阿拉伯語乎。言時狀頗不悅。蓋私怪馬奇橫斷其好事也。馬奇答曰。能阿拉伯殺皮意大利三地之人。源皆出於末爾。

脫島故語言相類。此歷史築橋之工人及公司之執役皆能言之。語至此狀若甚樂。有間乃復言曰。余又欲習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余更擬學白哲人種之流。民語非洲之黑人語及各島之蠻族語。馬奇每發一言必軒其鼻。鼻高而端銳。狀若樹幹之巔。置一鐵刺焉。香莉笑而呼曰。無乃太勞乎。馬奇曰。願夫人謂余太樂。蓋余苟能爲一切語。則余於殊荒異族之方言。鳥音。鳩舌之土語及盜賊乞丐之隱辭。皆可領其意而抉其微。其愉快爲何如耶。馬奇見聞其語者皆呈驚愕狀。於是從而釋之曰。旣受天地之靈氣而爲人。則當求所以不虛此一生者。不虛此生。奈何。建立事業是事業者。何爲人所不爲。發人所未發者。是不立業。終不光大。此如算術中之一。不以係數倍之。終不能化成鉅數也。故人之職務。首在不辭勞瘁。博聞強記。以一人之身。作數人之用。考一切物。析一切理。識一切奇狀。異態。凡一切殊荒異族之地。皆當冒險以赴之。索其幽隱。察

其風俗考其氣候較其異同定其關係考察所得詳載於冊綴以論斷勒成一書非爲人所不爲發人所未發千載不朽之盛業耶若是乃可謂不虛所生矣馬奇語時屈其肱作圓勢左揮右拂上指下畫舞動於空際若鷗之振翼又若蠅集其鼻端急欲撲去之者卒乃斷之曰生命者一實積體也一多面體也十面者有之百面者有之千面萬面者亦有之庸俗之子僅覩一面未及其他故遂覺人世碌碌無奇若有人焉取多面體而轉側之詳觀各面則天地間奇狀異態無不呈露矣其爲樂較裏足不出里巷見聞局於一隅者相去奚啻萬倍耶。

鮑希谷曰汝恆好發狂言至今積習仍未消耶馬奇傲然答曰然余將以狂終其身矣然余辭未畢尙有他事欲述於君鮑希谷曰得毋汝之婚事乎曰鮑希谷汝神經靈敏抑何類犬余所欲述者正余之婚事也曰與汝結婚者爲誰香

莉憊於久立。乃招兩人坐。馬奇踞椅而言曰：「此乃實事，非余之臆說也。」馬奇恐聽者以彼爲戲言，故先發此語以警之。繼乃正色述之曰：「昨日余爲醫院捐款事，往謁海軍總長。至則僕役紛擾，方運行李，詢之知總長刻須他往，現入公署，摒擋公事，事畢卽行，無暇見客。余與總長交頗久，素稔其眷屬，於是直入內堂，見夫人與女公子，方匆促整行裝，余亦從而助焉。有頃忽覩一妙齡女郎，冉冉自房中出，余不識之，然豔絕令神魂震蕩。此女不特貌麗，舉止亦端莊，而合禮聆其言論，又知其得力於科學者甚深，是蓋風神絕世之女學士也。余心怦然動，渴欲娶之，詢之旁人，知是女名勃臘台魯，意少孤，今偕其兄居亞來朗街。鮑希谷欲告以此女，卽曾與彼見之於郭裨馬野萊蒙處，而萊蒙所極口稱譽者，然言未及發，馬奇之議論又滔滔出矣。曰：「昨晚歸寓冥想，終夜今晨，余發一懇擊之求婚書，諒勃臘台家將竟今日之長商定。此事夕陽西下時，必有以答。」

我此間閉會歸寓必得報書矣。報書之詞余可推而得之。其詞維何曰。敬如尊命而已。語時狀頗自得。有問復言曰。明日余招綴花匠及飾物匠。囑其籌備聘禮。至遞婚狀於市。董耗一日之功已足竣事。下次日曜日即可頒發婚姻布告。十五日後吾兩人可舉行婚禮矣。於是美洲之行偕婦同遊。長途跋涉中得佳偶。以消岑寂。工程擾攘中得賢婦以資臂助。豈非人生之幸福耶。是時軍統夫人來告云。兩少年對舞之女郎已爲擇定。鮑希谷與馬奇不便違命。遂允之。於是兩人起立別白利徒夫人。隨軍統夫人而去。

香莉默念曰。今日之事余亦爲所當爲耳。少選復自言曰。速去。久立於此。殊無益。時已晚。可歸矣。香莉今日竊怪其良人何以大異於平時。久稽此間而不作歸計乎。正欲覓之。適遇郭裨馬野萊蒙於門中。橋梁同志社及算學同志社開跳舞會。萊蒙必蒞止而不舞蹈。蓋此兩社成立最古。名流畢集。會友之負重望。

者皆任監督指揮之責。不屑復作跳舞戲矣。其視跳舞也會中應行之禮節耳。無足輕重也。今跳舞已畢。萊蒙監察之責已盡。故出。雖餘興方始。諸少年羣集堂中。布沙跳躍。然自萊蒙視之。此直兒戲耳。不足措意。故出而散步。往來諸室中。面有蹙容。狀頗無聊。適爲香莉所見。乃前致殷勤曰。萊蒙弟。今晚有何事故乎。弟之面。奚爲有憂色也。聞吾弟將與倍爾柔女士訂婚。此莫大之快事。將喜之不遑。何爲憂耶。萊蒙嘿然。香莉繼言曰。我今將與君作片刻談。此次婚事中。必有一端爲君所不愜。故怏怏若此。我所猜度者信乎。萊蒙遁其辭以答曰。上帝吾親愛之嫂。以人所欲之一切美德。而求備於一女。郎此豈能有之事實耶。嫂明達諒能。鑒此。

白利徒夫人正色謂之曰。萊蒙弟。汝非由衷之言也。君胸中之隱微。我將代抉之乎。此次婚姻。就利害相關言。君固甚愜意。而就嗜好相當論。尙未逞志。蓋君



嗜科學。若生命而方圓。奇偶之術。非倍爾。柔女士之所好也。君之隱憂。殆爲是歟。然余勸君釋此憂慮。舉世滔滔。繁華是尙。女郎願擇算學家爲夫婿者。能有幾人。耶。男子願娶篤嗜科學之女子爲妻者。能有幾人。耶。願君降格以就也。萊蒙曰。余曾以此端告之父母。彼意不謂然。云此類婚姻。殊滿人意。奚必多所指摘。香莉曰。幸福哉。汝之同學輩也。彼儕訂婚與汝。異術選擇之權操之於己。而不謀於父母。我頃聞一事。足以例之。曰。結婚者誰曰馬奇。萊蒙躍而起。若不勝其驚異者。大呼曰。馬奇乎。誰家薄命女郎。嫁此儉父。曰。此女郎。君殆識之。卽勃臘台女士也。曰。勃臘台魯意乎。萊蒙面色頓白。額上汗出如珠。兩手震顫。無度。香莉問曰。君得無有所不適乎。何踉蹌若此。萊蒙知己。慙有異。乃亟改之。竭力自制。佯爲嬉笑滑稽狀。以掩之。曰。一見馬奇之面。鮮有不令人失笑者。頭銳若鳥。腦經。恆錯亂。若水之沸於鼎。又若汽鍋之迫於壓力。而欲爆裂。是蓋

瘋人院中人物是蓋失其自治力之妄人也。嫂試思之以勃臘台女士之聰明和厚德容兼備而願可使之伴此僮父與之偕老乎。

萊蒙數語胸中之微意已漸露且辭色間又足令香莉窺見一斑默思曰萊蒙得毋屬意於此女郎乎不然何洵洵若此今探之亦無益不如以巧辭誘之或可發其覆而得其情乃言曰馬奇理想固不高尙其所撰述亦不足當科學院之選且腦經不甚明晰時發狂態原不能曲爲之諱然勃臘台女士之見地得無與君同欲得一長於科學之子爲之佳偶今見馬奇旣爲藝術大學畢業生復爲橋梁工程師又不嫌勃臘台家之貧窶屈意求親感其盛意而慨然以身許之亦事理之所恆有者不能悍然斷勃臘台女士之必不允也萊蒙曰吾意必不如嫂所料曰君何以知之曰余以理想推得之白利徒夫人凝眸而視曰吾弟得毋眷此女郎乎萊蒙雖辯其非然不甚力云彼之悻悻者不直馬奇之

所爲耳。以彼儉父。安能妄冀賢姝。以勃臘台女士之才。德必可得一勝。此狂徒者。萊蒙語至此。又抗聲以繼之。曰。余於勃臘台女士。景仰殊深。渠敏於事。而達於理。頗類吾母。以吾所知。女郎中。此其最矣。是蓋智慧逸羣。識度勝人。道德高尚之女郎也。香莉曰。萊蒙弟。恕我狂言。君知此女郎。旣若是之詳。審曷不娶之乎。萊蒙俯首答曰。奈父母不允。何。曰。弟曾以此事告之乎。曰。告亦無益。父母於余婚事。每與余異趣。是殆別有肺腸。萊蒙是時。忽悄然。以思有問。乃歎息曰。噫。余苟略有私蓄。足供一婦人裝飾之用。則余之娶婦。當問品學之何若。而不計奩資之豐嗇矣。香莉曰。曷不效汝同學輩。遠遊異地。謀一位置。以藝術大學畢業生之資格。奚患不得多金。曰。郭裨馬野氏。而覓食他鄉。豈不遭人齒冷。曰。然則汝可入工藝界。前日余與古維野夫人長談。渠云。彼家引擎將爲博李愛寶蒙家新式引擎。所奪貿易。將因以衰落。其夫甚憂之。余思君此事。頗有所發。

明古維野君近已知之且欲一試君若以所立之說所製之圖供彼改良則彼必報君以重金是亦理財之一策也曰以郭裨馬野氏而銜學求售可羞孰甚焉香莉冷笑曰君何迂拘若此我以術往彼以金來此乃應得之酬報非屈己以求人何羞恥之有萊蒙聞之嘿然有間面作怒容繼乃切齒曰願嫂慎勿以我所不能爲者相強

香莉尙欲與萊蒙辯忽聞風琴停奏知跳舞畢矣遊目遠矚忽見一軀幹短小者立於室中揚其肱於空際時以巾拭其額汗若方任一勞劇事而來者喘息而言衆人皆環立聽之於是萊蒙亦捨香莉趨而前至近處方見立於室中者卽嵐甲郎台君而所言者爲李墨蘭事也云昨夜李墨蘭赴友人家跳舞會勞乏過度今晨遂發狂疾其家欲送渠入醫院而無術以制之余與彼同巷其僕遂來呼余相助余往拉其登車而彼不從相持頗久旣登車復咆哮不止余竭

力制之。今幸安然入瘋人室。而余亦勞甚矣。此消息頃刻傳遍。卽居斗室中。與二三知己討論衛星之蒙德龍。亦聞之矣。諸科學家聞此惡耗。皆大戚。蓋彼儕力學太甚。易罹狂疾。今聞李墨蘭事。未免生兔死狐悲之慨。旣悼其友。復悲其身。一聞此耗。無不怒然以驚。曰。明日余安知不爲李墨蘭之續耶。科學界以外之人。雖亦有吁歎而悼惜者。然其多數皆視若恒有事。鮑希谷謂萊蒙曰。某雖不才。然癡狂之疾。某知免矣。此足以自豪者。某相君面痲意已得。百之十七。君其慎之。萊蒙冷語答之曰。百之十六耳。鮑希谷申言曰。百之十七。馬奇排解之曰。言十七者。非言十六者。亦非以余斷之。其殆十六有半歟。依數學之法。書此當先書十六。繼之以撇。然後繼之以五也。君等亦奚必斤斤焉。爭此半分之癡狂耶。

會事告終。衆賓闐然去。惟聞人語喧闐。聲佩劍鏗。鏘聲椅杌顛覆。傾倒聲一時。

雜然並作。是時姨母沙飛胸襟。爲李墨蘭惡耗所擾。對於其甥所懷之恐怖。復躍然動。乃趨香莉身旁而囑之曰。比愛回家。汝當勸其早臥。明晨當晏起。明日應竟日作遊息。不可伏案勤讀。亦不可閉門苦思。香莉諾之。然心竊非笑。以爲凡此訓言。皆爲詞費。白利徒蓋永不受。人勸戒者也。

白利徒夫婦旋登車而去。途中兩人。不交一語。白利徒仍持恆態。穆然端坐。渺渺作深遠之思。既至蘇弗陸街。白利徒信步入己室。香莉亦歸臥房。絕不喧譁。柔麗聞女主人已歸。卽來房中。助其卸裝解髻。事畢歸室。伴兩兒以臥。香莉夜不成寐。心中怏怏。若有所不快。屢轉其身。仍不入睡。鄉是時夜色已深。萬籟絕響。惟聞良人革履著地。橐橐聲破此岑寂而已。白利徒攻算學。恆至子夜一點鐘後。每有聲息。香莉亦習聞之。不以爲異。惟私訝己。今宵何以心煩慮亂。豈遇塔司魯而中情。因以激動歟。抑己爲塔司魯介紹之婚事。美滿無憾。欣羨之餘。

妬心。生。耶。香。莉。竭。力。驅。妄。念。而。妄。念。愈。叢。集。愈。猛。進。愈。堅。韌。香。莉。正。煩。悶。忽。隱。隱。聞。歎。息。聲。聲。甚。微。莫。辯。其。所。來。香。莉。急。支。其。肘。而。起。側。耳。以。聽。知。聲。自。比。愛。房。中。出。香。莉。駭。異。自。語。曰。豈。彼。病。乎。於。是。自。牀。躍。起。急。披。衣。按。電。燈。方。啓。扉。斗。見。白。利。徒。踐。門。限。而。出。且。行。且。作。手。勢。膚。革。牽。動。兩。目。直。視。枕。墊。被。褥。之。屬。狼。藉。委。地。若。盛。怒。無。所。洩。而。擲。之。者。白。利。徒。初。出。房。尙。遲。疑。繼。忽。急。趨。若。有。強。不。可。抗。之。吸。力。者。直。向。廊。之。極。端。而。行。此。處。臨。窗。月。色。映。之。黑。暗。中。露。一。片。明。光。地。既。至。窗。側。卽。斷。續。而。言。曰。馬。野。……馬。野。……余。將。從。汝。於。地。下。余。將。墮。淵。死。矣。……聲。淒。切。可。怖。香。莉。馳。往。持。之。彼。仍。未。覺。惟。植。立。瞋。目。若。對。強。敵。有。頃。復。呼。曰。否。否。余。尙。能。抵。抗。……疲。勞。之。鬼。余。誓。不。讓。汝。……良。久。力。疲。卽。委。身。於。窗。邊。之。雕。木。長。檯。上。兩。手。支。首。歎。聲。時。作。香。莉。跪。於。其。旁。中。情。激。蕩。不。知。所。措。惟。柔。聲。屢。問。曰。比。愛。汝。何。爲。若。此。……汝。胸。中。作。何。景。象。然。白。利。徒。君。仍。若。罔。聞。是。時。柔。

麗聞之亦啓扉出觀趨而前蹙額問曰主人其病乎香莉疾解之曰一時神經錯亂昏不知人事……今晚彼聞其友之不幸事心卽大震……是殆恐怖而然也……汝速呼閤人囑其來此佐吾儕扶主人於牀……

柔麗方奔而出白利徒又作聲聲浪微弱氣息僅屬徐言曰一……二……三……四……至十八聲忽止猛張其口長歎一聲有間復計曰一……二……三……四……是時閤人已至渠爲比雷納之山民家世業獵故軀幹雄偉壯碩立門限上戶爲之塞恪候命令以行事香莉囑曰蓋度士汝速以臂挾主人起抱往房中柔麗爭曰女主此非善策主人方夢囈而驚之足以賊其生命蓋度士低聲以贊之曰柔麗殊有識見白利徒君仍計數曰十六……十七……十八……至十八忽少頓繼縱聲呼曰忽忽已十八年矣……此十八年中余受茲苦楚……余遭此酷虐……言畢以手覆胸作痛苦狀若有物擊其心而欲擺脫之者少選復微聲以語曰痛



苦。恆。纏。余。不。釋。…不。停。息。…不。赦。宥。…三。人。嘿。不。作。聲。趨。近。察。之。是。時。柔。麗。已。悉。燃。廊。中。電。燈。激。烈。之。白。光。照。此。悲。劇。尤。覺。悽。愴。慘。淡。三。人。意。念。中。皆。知。白。利。徒。君。得。狂。疾。矣。惟。無。人。敢。昌。言。之。耳。而。患。狂。疾。者。當。如。李。墨。蘭。之。例。送。入。瘋。人。院。香。莉。念。及。此。尤。覺。悲。痛。欲。絕。白。利。徒。沉。靜。片。時。忽。起。立。縱。身。猛。躍。口。鼻。妄。動。睚。張。欲。裂。兩。睛。突。出。炯。然。發。光。望。之。恐。怖。跳。而。呼。曰。無。處。非。電。光。矣。…電。流。已。混。合。於。空。氣。矣。…將。射。人。矣。…將。擊。人。矣。…馬。克。司。偉。解。說。之。功。用。將。發。現。矣。…浪。…浪。…電。浪。逐。余。…電。浪。圍。余。…呼。時。兩。手。亂。動。以。指。畫。空。際。香。莉。驚。而。呼。曰。噫。上。帝。其。相。我。上。帝。其。相。我。

然。白。利。徒。聲。忽。止。環。顧。左。右。作。驚。駭。狀。若。覩。鬼。物。紛。來。圍。繞。悲。聲。而。呼。曰。汝。乃。梅。褚。著。述。未。就。而。辭。世。非。汝。也。耶。…汝。爲。可。憐。之。阿。培。爾。…汝。名。萊。儂。勞。而。無。功。汝。之。著。述。燬。於。火。汝。子。又。轟。於。普。魯。士。之。礮。…白。利。徒。退。後。數。步。若。爲。鬼。物。

所。追。而。欲。遁。者。復。呼。曰。君。輩。亦。在。此。乎。君。等。皆。建。偉。大。之。問。題。而。告。成。者。也。……  
昂。班。汝。獨。居。習。算。竟。愁。悶。而。致。癡。狂。乎。……弗。萊。納。爾。班。邱。王。得。才。爾。君。等。思。索。  
太。甚。卒。戕。生。命。……公。脫。汝。何。爲。隱。於。山。嫩。河。旁。杜。門。謝。世。卒。窮。死。於。茅。屋。中。耶。  
……噫。汝。亦。來。此。汝。乃。李。墨。蘭。……可。憐。哉。吾。友。李。墨。蘭。……余。見。汝。……汝。奚。爲。作。手。  
勢。……汝。招。余。往。欲。何。爲。……

白。利。徒。是。時。狀。若。不。勝。哀。痛。者。身。搖。曳。全。體。震。顛。以。手。握。拳。揮。之。空。際。繼。乃。切。  
齒。曰。噫。祕。密。之。神。余。力。足。以。隨。汝。智。足。以。識。汝。……余。將。與。汝。爲。友。矣。……深。不。可。  
測。廣。漠。無。垠。之。所。乃。余。藏。身。地。也。余。將。墮。淵。從。汝。遊。矣。……香。莉。是。時。以。身。當。路。  
扼。其。前。進。白。利。徒。以。手。格。之。向。窗。前。躍。持。窗。上。握。手。處。而。力。闢。之。然。是。時。蓋。度。  
士。已。堅。壓。窗。沿。窗。不。可。闢。白。利。徒。盛。怒。決。欲。裂。之。而。勇。不。敵。屢。進。屢。退。其。爲。狀。  
頗。似。兩。勇。士。爭。一。險。要。相。持。不。下。時。閤。人。忽。得。一。計。急。蹲。其。身。舉。兩。手。抱。主。人。

腰。挾。之。而。趨。其。房。將。及。門。植。之。於。地。而。謂。之。曰。主。人。頃。所。見。者。非。窗。窗。乃。在。此。間。……白。利。徒。君。大。吼。攘。臂。直。入。足。踐。枕。褥。而。踣。於。地。是。時。香。莉。力。竭。不。復。能。有。所。爲。惟。瞳。目。直。視。立。於。其。旁。然。有。此。一。跌。而。白。利。徒。漸。醒。矣。狂。疾。愈。矣。微。仰。其。身。意。欲。豎。立。蓋。度。士。扶。之。以。起。白。利。徒。屢。以。兩。手。摩。其。額。默。念。頃。所。爲。者。何。事。環。顧。左。右。竊。自。驚。異。兩。婦。人。何。以。僅。衣。半。體。香。莉。何。以。玉。容。無。色。而。有。淚。容。闔。人。何。爲。扶。余。蓋。度。士。曰。主。人。得。惡。夢。身。轉。側。而。墜。於。地。也。白。利。君。信。其。說。卽。答。謝。曰。因。此。細。故。驚。擾。衆。人。心。殊。不。安。今。惡。夢。已。醒。不。必。護。視。矣。

於是三人皆出。香莉亦入室以臥。然仍不釋然於懷。屢次起身潛往。白利徒臥室門旁側耳聽之。屢聽而不聞聲息。心漸安帖。今夜香莉勞倦實甚。心一寧靜。卽恬然入睡。鄉矣。酣睡至次日日晡時始覺。追溯昨夜事。歷歷在目。芳心跳躍。急疾趨至白利徒寢室。自鎖隙中窺之。見彼危坐於書案旁。案上亂紙成堆。如

青。山。之。亂。疊。斜。其。身。以。倚。之。聞。鎖。寶。作。響。卽。疾。轉。其。首。厲。聲。呼。叱。其。乖。戾。之。狀。仍。未。減。於。昔。時。曰。速。去。毋。溷。乃。公。

### 第十章

八日後晨餐已畢。白利徒夫人整裝往吾夫人田街。香莉出門後。悠然若有所思。舉步甚蹇。徐徐過聖米歇爾路。冉冉入於林。薄驕陽。酷烈木葉。憔悴故蔭。不濃厚。旣出林。一望皆大道。是日適晴。明天際不翳。纖雲。陽光閃爍。可畏。路上皆鋪以青色大石板。淨潔無塵。人影射地。益見明顯。香莉御輕羅衫。舉步微顛。軀幹脩美。體態閑雅。顧影輒自憐也。

往姨母家而告以夫事。香莉心殊怏怏。蓋以此告老人。必不悅也。然茲事無可諱飾。不能不徑直告之。今晨古維野夫人來訪香莉。則又以一意外消息相告云。此耗昨日得之茄特利夫人。消息維何。卽萊蒙與倍爾柔女士之中變也。柔

麗愛脫近於父前。布其志願云。彼眷一少年。爲彼之總角交。而執役於吾家。公  
司中者。願與之訂終身約。其姊聞而痛斥之。其父初亦駭怪。繼思之事亦近理。  
彼既願意。我何反抗爲。亦知此少年聰穎而勤勉。能耐勞苦。而老人之尤愜意  
者。則以彼處置公司中事。無不得當。曲得老人意也。老人雖微嫌勃臘台家貧  
窶。然女既欲之。已亦不得曲從之。由是襄理廠務者。卽己之女壻。倍爾柔公  
司。當日益振興矣。香莉聞此消息。既佩女郎之識。復欽其勇。一弱女子耳。而能  
力持己意。以訂婚。絕不隨人俯仰。其處事明決。萊蒙之依違。寡斷奚啻霄壤。  
香莉因此念及昔讀稗乘中有數語。實爲名論。足與倍爾柔女士事相發明者。  
其詞曰。人苟愛汝。而是人亦爲汝所愛。則汝宜率性徑行。爲所當爲。不必計貧  
富與家世。以是二者。非性情中物也。

又有一事。足擾香莉之心曲。今日獨行無聊。復念及之。此事維何。卽古維野夫

人所談山澤童夫人事也。古維野夫人曾言山澤童夫人不檢名節。香莉初不信。而今則竟驗矣。數日前。香莉曾訪茄利蒙達夫人。聞工程師領袖山澤童君。又已調任。今往離爾矣。香莉異而問之。茄利蒙達夫人遂告此事之顛末。且曰。山澤童君之不能久於其任者。皆佛籃不貞之故。既於華歇爾墮其家風。而又於胡項播其醜聲。辱亦甚矣。香莉聞之。尙爲其友辯護云。胡項陋邑其人。民皆目光如豆。小有不愜。卽足貽譏。不得以悠悠之口。遂毀山澤童夫人之名節。吾儕於此等事。宜審慎出之。閨閣令名。安得以蜚言遽騰於口也。茄利蒙達夫人曰。余初亦作如是想。繼欲知其究竟。乃走詢余之姪媳。姪媳之母胡項人也。故彼於胡項事。知之最悉。而性又嚴謹。素不作妄語。彼云。此事良信。余所聞於道路者。與彼言皆合。余初謂此婦微嫌。輕脫耳。不虞其竟犯大不韙也。香莉聞此。遽然以悟。意彼平日好作戲言。狀若童穉。其殆以此掩飾其罪惡也。香莉又自

幸。已。未。聽。其。譎。言。故。能。履。危。地。而。不。失。足。不。然。殆。矣。一。念。及。此。覺。捐。棄。塔。司。魯。一。事。爲。至。當。不。易。之。定。理。而。無。足。眷。戀。矣。

香莉思慮方酣。已至姨母家門。進詢閨人。云已他往。乃告僕婦曰。爲我達女。主。晚。間。當。再。來。造。訪。方。欲。反。身。以。去。而。萊。蒙。忽。自。內。出。冠。覆。其。額。于。于。然。來。適。欲。訪。表。嫂。香。莉。今。見。在。此。欣。然。大。悅。卽。招。之。入。其。父。辦。事。室。面。露。笑。容。狀。若。甚。得。意。者。香。莉。思。曰。豈。余。之。來。意。彼。已。知。之。耶。然。香。莉。未。及。啓。齒。而。萊。蒙。已。告。之。曰。我。曾。見。古。維。野。君。與。之。商。定。一。不。損。我。家。清。望。而。運。用。吾。所。發。明。之。良。策。當。同。學。會。跳。舞。之。夜。嫂。所。談。之。引。擎。今。可。離。我。之。位。置。而。獨。立。矣。余。不。置。身。於。古。維。野。公。司。中。惟。與。彼。訂。一。契。約。吾。所。創。之。機。械。任。彼。製。造。任。彼。運。用。萊。蒙。語。至。此。少。頓。繼。復。微。笑。而。續。之。曰。聞。諸。公。司。中。人。云。此。新。式。引。擎。功。効。必。鉅。香。莉。未。明。其。命。意。之。所。在。詰。曰。若。是。將。奈。何。萊。蒙。抗。聲。曰。將。欲。獲。利。耳。曰。獲。利。將。何。爲。曰。

嫂乎。余能獲利。則余與勃臘台魯意訂婚。無人能阻之矣。曰。父母其表同意乎。曰。然。余父母已允矣。……

初萊蒙以此意告其父母。郭裨馬野夫婦殊訝之。繼而思之。萊蒙非泛泛者。女郎而爲彼所眷。必其才德有過人處。因念自古創術立法之大科學家。往往得內助以成功。且有婦所獲較夫爲多者。今萊蒙求一同志女郎。與之訂婚。通其力以作合其慮。以思則成功較易。萊蒙之見亦未可厚非。且萊蒙所研究者。非諸兄之比。皆理想算術也。決非萊蒙一人所能勝任。則求一篤嗜算術之女郎爲之贊助。亦要義也。郭裨馬野夫人時以其甥娶香莉爲戒。今見其子能祛此弊。心大悅而首允之。至郭裨馬野則亦絕不阻撓。彼信任其婦至深。且擊婦之所決。永不爭辯。况勃臘台女士爲素識之女郎。而其父又爲彼之故友哉。兩人議定後。沙飛不覓介紹人。自往勃臘台家訪魯意。而親問其意見。沙飛僅發數



言女郎卽慨然諾之。女郎之語言舉止，又曲得沙飛之歡心。沙飛歸而大悅。婚  
事遂定。此萊蒙未與香莉謀面時，訂婚於勃臘台家之詳情也。

香莉笑曰：阿弟，父母固允矣。然將何以處馬奇？萊蒙曰：勃臘台女士不俟我家  
往談婚事，卽痛斥馬奇之妄，而絕之。馬奇亦知事不近情，已怏然中止，不復申  
前說矣。馬奇近眷一英吉利女郎，年齒頗長，將入尼菴作女道士，面扁而  
容瘠，絕無媚態。然馬奇殊悅之。女郎亦佩馬奇之學，婚約遂定。今定於十五日  
後舉行婚禮。禮畢，新夫婦卽偕行，渡大西洋，登新大陸，赴西甲哈茄之新任矣。  
香莉歡呼曰：是何好姻緣之多乎？欲於近日婚姻史中，拾遺補缺，吾當勉力玉  
成。余所介紹之婚事，此婚事蓋屬於吾弟同學中之一人者。曰：此人爲誰？曰：塔  
司魯喬治。萊蒙大呼曰：是蓋浪拔達人也。香莉知浪拔達爲學校中習用語，卽  
卑賤之謂，以古訓釋之作，無論如何解，不舍貶意。後世謬用，遂成詈語。香莉詰

之曰。何爲。浪。拔。達。願。君。爲。我。言。其。故。萊。蒙。默。然。香。莉。卽。繼。之。曰。我。爲。君。代。言。之。可。乎。夫。吾。弟。之。所。以。卑。視。塔。司。魯。者。以。彼。家。先。代。旣。乏。聞。人。而。其。父。又。逐。什。一。之。利。於。窮。鄉。僻。壤。無。赫。赫。之。門。望。也。香。莉。語。至。是。卽。旋。身。盼。室。中。所。列。二。祖。雕。像。如。昔。日。沙。台。夫。人。狀。又。曰。郭。裨。顯。姓。馬。野。望。族。吾。弟。兼。而。有。之。宜。不。屑。與。此。輩。爲。伍。君。友。鮑。希。谷。少。尉。亦。以。父。居。軍。旅。要。職。傲。然。自。異。鄙。視。此。人。然。亦。思。不。能。從。政。而。僅。能。從。戎。又。安。得。自。詡。若。此。耶。萊。蒙。怡。然。答。曰。嫂。乎。吾。儕。此。等。見。解。嫂。從。何。處。得。之。學。校。者。共。和。制。度。也。不。立。階。級。但。評。人。才。之。高。下。而。不。計。家。世。之。顯。陋。憶。昔。弟。班。中。有。一。學。生。販。鷄。卵。者。之。子。也。勤。奮。而。長。厚。校。長。賞。之。擢。爲。班。長。而。余。以。郭。裨。馬。野。氏。之。子。反。居。其。下。受。其。統。治。卽。此。足。證。學。校。之。不。尙。門。第。矣。香。莉。冷。笑。曰。弟。所。述。者。固。爲。美。談。然。考。之。實。事。竟。與。此。大。背。於。何。證。之。卽。於。君。與。鮑。希。谷。傲。視。塔。司。魯。見。之。也。少。年。蹙。額。問。曰。豈。彼。於。嫂。談。及。此。乎。香。莉。

領之。萊蒙呼曰。嗟乎。此人隱匿。余緘口不談。恐敗其名譽也。今彼乃謂余爲傲。余亦烏能不一言萊蒙。且語且起。兩手撐其書桌。聲顫而嗇。若含盛怒。而又竭力制之者。曰。嫂試聽而判斷之。當余肄業於大學時。有一事頗詭異。某日夜間。同學中有一人。忽失其貯銀之囊。被竊者卽告之校長。而閉門大索。以爲必得之。僕役房中。而不知竟獲於學生室內也。此人直認不諱。云爲一婦人所惑。故迷而出。此因所失之銀爲數甚微。主校務者不欲窮究其事。例當斥退。僅以責釋了之。然嗣後。吾儕遂鄙薄其人。不與爲伍矣。余述此已畢。而事中人物。皆未表出。此猶畫龍者。鱗角已具。而雙睛未點。觀者終不愜意。今當揭而出之。則失銀者爲誰。卽鮑希谷也。盜銀者爲誰。我亦可不必言矣。

香莉聞之。魂魄震蕩。不能自持。若雷震其身。又走壙之獸。被彈擊而狂逸。幾欲出聲而呼。屢自按抑。自悔年少無智。幾乎矐此匪類。倘一失足。將何面目見人。

愧。悔。交。集。面。紅。耳。熱。心。頭。復。突。突。不。已。然。萊。蒙。殊。未。覺。仍。繼。續。以。言。曰。人。固。有。少。年。失。德。而。壯。能。自。立。者。余。父。同。班。中。亦。有。學。生。盜。銀。事。與。余。所。述。相。類。當。時。學。生。羣。起。攻。之。此。人。遂。被。斥。而。去。後。遠。遊。殖。民。地。勤。慎。奮。勉。遂。占。顯。位。吾。父。時。時。述。之。以。爲。美。談。云。若。遇。此。人。余。當。竭。忱。以。待。之。蓋。嘉。其。能。悔。過。也。香。莉。聞。而。歎。息。曰。烏。知。塔。司。魯。不。能。改。悔。乎。曰。否。情。狀。有。不。同。塔。司。魯。非。能。悔。過。者。也。彼。竊。銀。事。已。歷。數。載。矣。而。仍。不。能。遷。善。率。德。謹。言。慎。行。浮。薄。之。狀。仍。如。昔。日。若。此。人。者。不。幸。行。路。遇。之。猶。將。掉。首。遠。避。矧。可。引。之。爲。友。乎。嫂。乎。願。深。信。弟。言。慎。勿。預。其。婚。事。而。自。辱。也。香。莉。欲。答。之。而。無。力。以。發。言。喉。爲。之。梗。唇。爲。之。顫。手。指。爲。之。搖。動。心。血。爲。之。激。蕩。而。兩。頰。又。紅。暈。上。潮。矣。香。莉。不。勝。羞。愧。惟。願。所。履。之。地。坼。裂。成。縫。而。已。下。遁。自。念。我。豈。喪。心。病。狂。何。爲。引。此。匪。人。爲。同。志。乎。豈。絲。毫。無。辨。別。之。能。力。而。昏。瞢。若。此。乎。塔。司。魯。既。無。行。而。羣。婦。顧。趨。之。若。蟻。附。羶。不。惜。擲。

寶貴之名節而矚。此浮薄少年無人能揭其詐僞而絕其誘惑之妄念者。則又何耶。香莉心煩慮亂。莫知所措。不耐久坐矣。

有頃。別萊蒙而去。大風忽起。塵沙飛揚。香莉情緒恍惚。不復致念。惟急向前行。以求速歸。若深以杜門不出爲幸事者。路旁一小兒。坐於長椅。以嬉。見其匆遽之狀。呼曰。夫人。急行何爲。香莉不聞。不見。徑向前趨。有類狂癩。至大道折角處。見咖啡肆。中懸一巨鏡。卽往鑑之。覺面赤而目張。令人生怖。香莉至家。柔麗卽出告曰。鮑希谷少尉在此。已半小時矣。余曾告以女主歸家。尙無定時。彼云。有要事相商。故候於此。

香莉久不見客。故室中陳設。均非昔觀。窗簾皆已摘下。折成方形。疊之胡床。坐褥。案幕之屬。亦堆積桌上。光澤玲瓏之大燭臺。則以薄綿裹之。報紙凌亂。雜疊巴黎末尼雕像。左右所在。皆是樟腦氣。從地氈出。滿布全室。嗅之刺鼻。此卽室

門久不啓。空氣不流通之證也。然鮑希谷尙未知白利。徒夫人久不見客。追念昔星期四日曾至。是室時欲得一機緣。與香莉獨對。而所願莫遂。今一人來。此庶有以達此鵠矣。柔麗見室中塵滿無地可坐。遂引客入小廳。鮑希谷顧而樂之。蓋室小而精於此。靜對美人。暢談衷曲。足償素懷也。然今日貿然而來。夫人若以冒昧見責。則將何辭以對。一念及此。又復悚懼。忽覩小圓桌上陳一古鏡。卽往鑑之。見鬢髮勻整。鬚髯潤澤。殊怡然自得。繼見腰間佩劍。頗不雅觀。且武裝非所以對美人。欲解去之。乃身一轉側。而劍觸圓桌。桌動鏡卽墮地。有聲。俯身拾之。幸未損碎。少尉大悅。以爲佳兆。今日之行。必不虛矣。

香莉入室。一去其冠。卽詢少尉之來意。少尉面赤若緋。抗聲而言。其聲之烈。若大敵當前。而指揮其軍士。冒死衝鋒者。其語則籌畫良久。而後得以爲是。足制香莉者。其詞曰。夫人。僕之來。此欲以僕對於夫人之深情。貢之於夫人也。語時。

作手勢。且前俯其身。若將屈膝者。旋見香莉面。露驚色。遂不敢。以此惡態加之。愬然中止。於是兩人相對。不語良久。白利徒夫人乃言曰。君之來此。令人憤憤。本欲呼侍者。下逐客。令擯君於門外。以君素不輕薄。今日之事。或係遊戲出之。故不與君深校也。鮑希谷詫愕。不知所爲。惟以指玩其軍帽。進退不知所可。香莉招以手。命其坐於己旁。少尉應命。踧踏不安。狀殊堪哂。香莉色稍霽。又問曰。鮑希谷先生。君何爲作輕薄態。以累盛名乎。君自昔以伉爽聞。不甘作卑褻事。頃晤余表弟郭裨馬野。彼方盛譽君之爽直。君之大度也。鮑希谷搖曳其身。以聽之。今聞香莉譽其美。驚魂略定。急欲解釋。此次冒昧之故。而百覓不得其詞。乃局促曰。夫人。夫人。白利徒夫人復繼之曰。不意今日君忽演此輕薄態。於余前。余殊詫愕。君試告吾君所希冀者。爲何事。與君約會於此室者。爲何人。乃以余爲何等。人耶。

爾時香莉力愈壯氣愈振勇毅之概愈著自信益堅自待益高舉凡情慾之感  
蠱惑之術摧破而廓清之固不如志蓋今日少慰之來適所以作香莉涅而不  
淄磨而不磷之試驗香莉今日爲一貞潔好女子不特不怨少尉且感之矣  
香莉仍繼言曰余之此問君必有以應之應之之詞余可推想之如下曰彼年  
少而家庭多嫌隙我將爲之彌其缺而補其憾焉然曾亦思此婦因君迷惑之  
故妄言以欺夫設詐以謀歡所懷憂懼至深且鉅家庭間之幸福卽因之消  
卽此婦患寂寞而苦愁悶亦安肯犧牲其寶貴之名譽冒險以殉情慾乎君以  
輕薄之態施之於人使是人之性不與君類則君亦枉費此心陷人於不義又  
何益乎香莉語至此稍息閉其目以思若心中微受激楚者少選復言曰願君  
信吾良言情慾者巨惡也危險多而利益少君必以余言爲迂然他日君成婚  
以後閱歷家庭之情況方信家有貞婦內政乃肅余所言者爲不謬也香莉言



至此起立。舒其手而謂之曰。請與君別矣。余願君他日來。此當倩余爲冰上人。蓋余所識之美好女郎。至夥。余固甚樂爲君擇一好女子而介紹之也。鮑希谷卽起立。向香莉鞠躬。退行數步而出。臨行作告別語。語模糊不可辨。退出時。狀至局促。若有物阻其歸路。而屈曲以避之者。香莉自簾幙中望之。見少尉歷階而下。佩劍鏘鏘。作響。迅步入街衢。冉冉入人叢而去。香莉自語曰。探其實際。此尙不失爲伉爽男子。規之以義當也。是時香莉胸中至樂。樂訓言之得體。樂自守之堅毅。又樂今日措置之靈敏。蓋鮑希谷之來。勢頗汹汹。今嚴詞以折其氣。甘言以慰其心。旣杜狂念。復消怨氣。處置此事。殊巧妙而的當。又甚合於理也。至鮑希谷則躑躅道中。追維此事亦頗快意。彼當婦人。面素不能作一語。今乃直入香莉之室。而與之周旋。膽氣殊覺不弱。雖所謀不遂。而香莉譴責之中。仍寓規勉之意。頗殷殷於我之婚姻。美人之用情深厚。至堪感激。少尉一念及此。

胸襟暢適。頃所演局促之態。羞愧之狀。皆不復記憶矣。

香莉自日送鮑希谷後。卽欲入內。忽見白利徒匆匆從外來。手持書函。爲狀至樂。呼香莉而告之曰。親愛之香莉。余頃得一好消息。愛巴渡夫人及其諸子。獲生機矣。地方慈善會感余誠懇。允余之請。每歲撥款若干。以賑孀婦。并准其子充辣甲那爾幼稚園之免費生。沙台夫人又爲孀婦覓一位置於女校中。教授彩畫及玩具製作術。雖此類學科。人未重視。薪水必不甚豐。然有此兩入款。亦足以度日矣。香莉聞之。慨然歎良人之博愛。又念浮浪少年。外貌雖厚。心地實漓。以視吾夫之慈祥愷惻。其人格之高下。殆不可以道里計。惟白利徒好以博學士之面目示人。嗜涉遠之虛理。而忽近切之人事。惟知媚學不諳庶務。是其所短。能改是則盡善矣。香莉未及語。而白利徒已坐於鮑希谷頃所據之椅上。含笑曰。余尙有一事告汝。卽余之著作已畢也。香莉聞之。如聞綸音之特赦。卽

呼曰已畢乎曰全書告成矣今晨余挾此冊呈之馬嫡梅先生余之舊教師也請其削正彼極稱善并爲之改定體例摘削謬誤焉香莉曰快哉余之獲此消息也此書既畢君可休養矣余甚懼君因此著作而病今乃釋然前星期夜間余所懷之恐怖君知之也否耶

白利徒面香莉凝眸而視作驚駭狀曰汝因何事而恐怖乎香莉卽述同學會跳舞之夜所演之慘劇其詞委婉而不迫切恐驚良人也白利徒凝神以聽都不記憶久之將此事之首尾往復玩味乃約略得其端倪知此夜之惡夢因平日所懷之恐怖而生問曰余中夜拔關以出遊行廊中昏不省人事乎一切舉動有類瘋狂乎語中涉及余外祖馬野乎曰君言悉當曰余欲啓窗投身而下乎曰然白利徒欲掩其胸中之激動乃強笑曰當此之時盤踞於腦際者惟奮身以出之一念耳此念殊奇特卽余亦不自知其何故也香莉曰是

夜。苟。無。人。力。阻。君。必。墮。地。曰。阻。我。者。爲。誰。曰。闈。人。余。聞。君。房。中。有。聲。息。懼。而。呼。柔。麗。柔。麗。乃。呼。蓋。度。士。登。樓。

白。利。徒。至。是。不。復。詢。問。惟。默。想。此。事。之。原。委。并。感。其。婦。之。德。以。爲。己。之。瀕。於。危。而。不。死。者。皆。香。莉。救。護。之。力。香。莉。實。大。有。造。於。我。也。白。利。徒。是。時。卽。欲。投。身。於。香。莉。膝。下。以。表。感。忱。然。繼。思。之。苟。若。是。香。莉。必。疑。將。因。疑。生。怖。殊。非。所。以。慰。香。莉。乃。仍。持。其。靜。穆。之。態。以。對。之。惟。起。立。趨。至。香。莉。旁。繼。續。其。聲。以。語。狀。至。溫。柔。與。其。平。日。所。持。之。態。度。良。異。其。詞。曰。吾。親。愛。之。香。莉。疇。昔。之。夜。令。汝。恐。怖。皆。余。之。罪。是。夜。之。事。實。非。意。料。所。及。嗣。後。諒。不。再。演。此。惡。態。汝。謂。余。求。學。太。過。誠。爲。確。論。余。誌。之。不。敢。忘。然。人。有。所。爲。而。不。預。定。一。告。竣。之。期。限。將。永。無。成。功。之。望。余。於。十。五。歲。時。卽。有。志。撰。此。書。行。年。三。十。乃。始。著。筆。其。後。屢。作。屢。輟。進。行。殊。緩。余。恆。疑。己。志。雖。壯。而。才。力。不。逮。每。欲。棄。之。至。去。歲。始。決。意。成。之。不。成。則。以。身。殉。

之。猛。力。著。鞭。遂。奏。膚。功。今。全。書。告。竣。余。將。從。容。休。息。矣。語。畢。長。歎。若。釋。重。負。繼。作。懊。恨。狀。低。聲。而。言。曰。當。猛。力。撰。著。之。時。性。情。乖。戾。令。人。不。可。嚮。邇。余。固。深。知。之。余。性。本。冷。淡。不。善。交。際。自。撰。此。書。而。心。緒。愈。惡。劣。神。經。愈。紛。亂。乖。戾。之。氣。遂。愈。甚。矣。嗟。乎。吾。可。憐。之。香。莉。受。余。謾。罵。遭。余。冷。酷。必。將。訾。余。爲。寡。情。人。不。知。余。之。精。神。實。有。困。而。致。然。也。然。今。已。竣。事。余。將。以。極。摯。之。愛。情。貢。之。於。吾。妻。溫。柔。之。態。度。輸。之。於。吾。妻。以。贖。前。愆。矣。

白。利。徒。料。香。莉。是。時。必。報。之。以。含。怨。之。言。用。洩。昔。之。恨。故。默。以。待。之。然。香。莉。則。否。迴。其。首。以。盼。之。容。顏。悲。戚。盈。盈。欲。淚。自。語。曰。卽。余。亦。一。罪。人。也。…白。利。徒。聞。此。殊。驚。駭。微。蹙。其。額。香。莉。抗。聲。曰。余。殊。無。喪。譽。失。節。之。大。過。此。可。與。吾。比。愛。盟。之。於。上。帝。前。者。…白。利。徒。君。婉。言。曰。余。不。汝。疑。望。汝。勿。慮。香。莉。曰。雖。然。余。不。可。不。自。揭。其。過。余。之。過。在。好。虛。榮。而。不。治。家。政。…廣。交。游。而。不。別。善。惡。…信。莠。言。

受誘惑而幾蹈危地。至今日始知余之所當遠避者。不僅李墨蘭夫人一人也。

香莉欲告所聞。恐傷良人之心。狀殊猶豫。繼思此事不當掩飾。且可使其詳知友朋家之近况。乃據彼之所聞詳述。山澤童夫人。事以告白利徒。君靜以聽之。屢搖其首。夫山澤童忠正亮直人所欽佩之君子也。今以其妻不貞。故爲人訕笑。白利徒能不爲其友深惜乎。且曰。彼蕩婦不顧一切。而惟情慾是逞。穢聲彰於外。亦固其所獨憐。吾赫赫科學家山澤童亦將因此見侮。不識將何以堪之。香莉述畢。卽將塔司魯之無行連類及之。然未數語。卽止。若不勝其羞愧者。香莉又寧敢以少年對彼之輕薄狀。直告其良人乎。白利徒疑之。欲詰其故。一轉念間。以爲是必有不可明言者。是必非吾所當知者。遂捨之不復窮詰。是時白利徒含笑以視其婦狀。至和藹噫此可憐之女郎。自結褵至今。徧歷家庭之痛。

苦絕無人愛而護之。至今日乃始蒙其夫之體恤矣。今日白利徒無暴言怒色亦不作疾首蹙額狀。人雖猶是而性則迥殊。昔爲咆哮好怒之算學家。今爲溫潤和易之有情人矣。

白利徒坐於其婦之旁。執其手而撫之。曰。吾儕不必更談此矣。白利徒欲解釋久不與婦相親之故。不得不以數年竭力經營之著作。述其大略。當講述時。凡遇專門名詞及費解之語。皆力避之。不欲以此耗其婦之腦力也。乃曰。余所著之書。爲算術哲學類名曰眞理指歸。其立證建論則悉本於外祖馬野所創之物理。夫近世科學發明之理。雖紛紜錯雜。月異日新。然就大概論。已駸駸乎有統一之象。昔日各科學如割據羣雄。自帝一方。此疆彼界。不相統屬。今則不然。此科與彼科。定理之兼用者。有之。界說之相類者。有之。名詞之互相假借者。有之。理論之互相發明者。亦有之。漸有融洽貫通之象。是今日者。實各科學自岐

而歸。一由分而趨合之時也。故眞理卽散見於各科學中。病在學者徒拘一隅。不觀其會通耳。由是言之。科學者貯藏眞理之器。異日之發皇。正未有艾也。余之此書。雖不得謂盡善。然有馬媯梅先生爲之鑒定。必足以興起學者。尊視科學之念。百年前有人著書以尊哲學。余之撰此所以尊科學也。白利徒酣談學術。精神煥發。久之恐其婦厭之。乃問曰。余所言者。汝能明其意乎。曰。能。當是時。兩人心神融洽。白利徒不復嫌香莉之裝飾。豔麗香莉亦不憎其夫之媚學。不倦。第見議論淵淵。殊有至理。深歎其立志之高尙。著述之偉大。愛之而又敬之。白利徒又縷縷述近數年來之新發明。足以擴科學之圍範者。數事。香莉聞之。驚歎以爲奇事。呼曰。然則天地間之祕奧。人已悉發之矣。博物學家所未知者。有之乎。白利徒曰。安得無之。吾儕五官所不能接觸者。皆科學所不能討論者也。五官不能接觸之處。別有一世界。此世界吾儕以理想推得之。不能識爲何。



狀。并。不。能。證。爲。何。物。吾。儕。當。俯。伏。對。之。誠。心。信。之。香。莉。曰。誠。心。信。仰。君。言。甚。當。然。科。學。家。亦。有。以。信。仰。耳。目。不。能。接。觸。之。物。爲。妄。而。闢。之。者。此。何。故。耶。曰。此。輩。正。坐。學。業。之。未。精。耳。苟。遂。於。學。則。知。科。學。中。往。往。有。不。可。解。之。理。而。討。論。之。極。精。密。時。往。往。不。得。其。最。初。之。根。源。使。非。耳。目。不。能。接。觸。之。一。物。主。張。而。綱。維。之。其。將。何。以。解。此。不。可。解。無。根。源。之。理。乎。若。余。者。固。誠。心。信。仰。者。也。香。莉。感。而。呼。曰。比。愛。

兩。人。信。仰。既。同。其。樂。無。垠。白。利。徒。引。妻。近。身。摟。之。以。肱。以。脣。親。額。如。初。婚。時。香。莉。曰。余。欲。去。此。而。他。適。…余。欲。捐。棄。痛。苦。之。紀。念。…余。欲。忘。曩。時。之。困。頓。…於。是。白。利。徒。柔。聲。以。應。之。若。不。勝。其。憐。愛。者。曰。汝。欲。遠。行。乎。科。學。家。旅。行。會。近。有。一。艦。往。黑。峽。余。亦。學。作。汗。漫。遊。以。暢。胸。襟。吾。兩。人。可。乘。此。艦。之。便。旅。行。兩。月。如。未。婚。之。有。情。人。焉。…香。莉。知。艱。辛。已。去。歡。娛。方。來。…禁。次。躍。曰。願。君。引。導。